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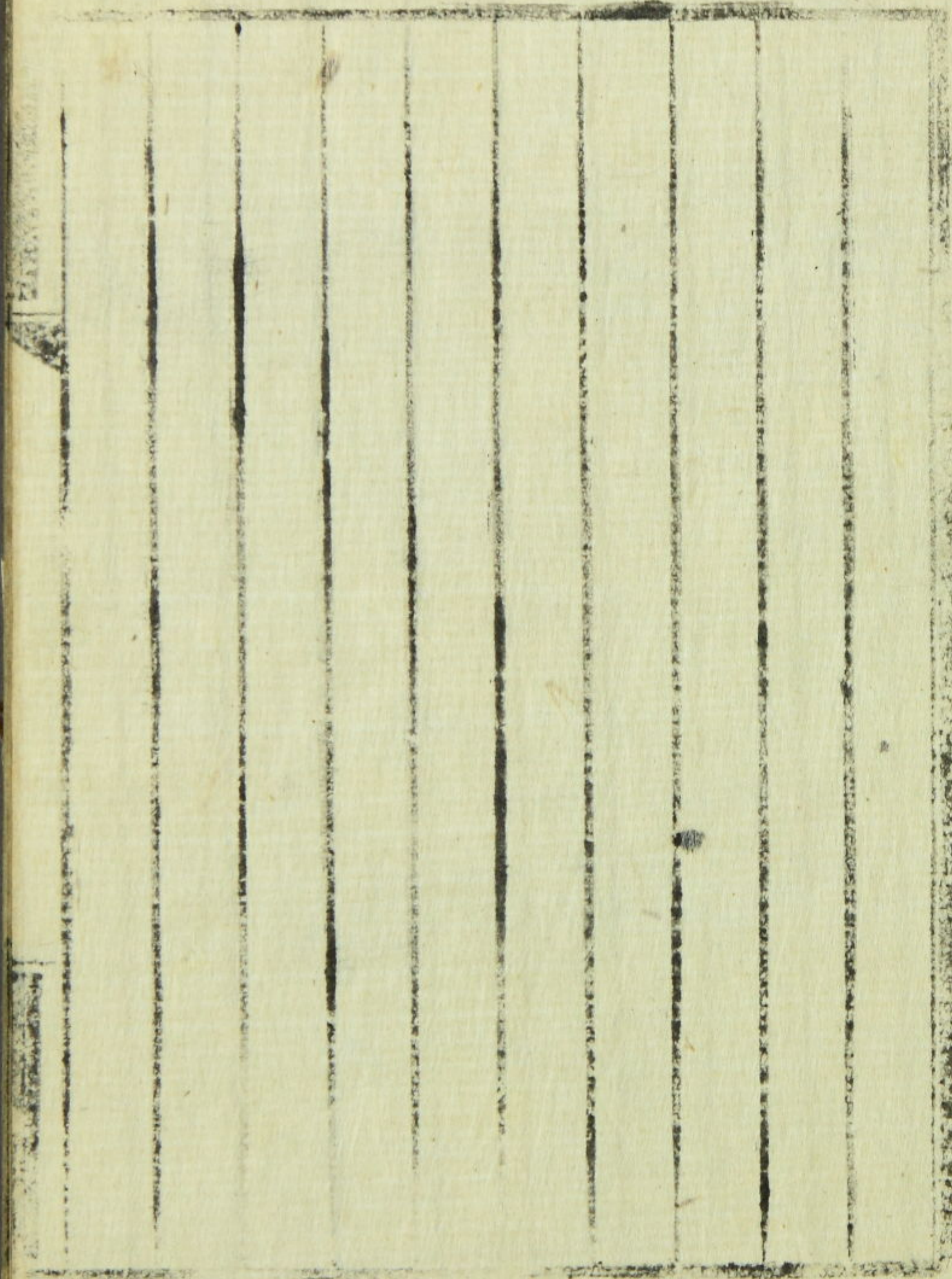
會要
年

卷之

憲宗朝
卷所

4078
12-7





門リ伊6
號 4078
卷 12-7



觀報記畧卷之九

自癸卯

正月傳曰故領相金致仁妻李氏故奉朝賀南公轍

妻韓氏令該曹歲饌并依例舉行○勸農倫音行都承旨

成進默○江原假都事書目監司張教根卒逝事○

上護朴綺壽致仕荅曰卿之許久尋鄉已無義

諦又以一時之病遽請引年乎○有政以趙鶴年為

江原逆司奉朝賀徐有桀加崇祿大護宋冕載加正

憲副護李毅遠僉知尹濟弘前承旨朴先錫加嘉善

忠清都事姜必孝加通政以上朝官年八十依法典



加資。吏判趙秉鉉、兵判朴晦壽、疏速。○傳曰：大司憲金道喜、吏判徐授。○兵判前望金左根、落點。○以政官牌、啓辭傳曰：吏判徐何一、在外乎斯速。上未事、令政院申飭。○入侍右相權敦仁、所啓國家之設、置臺、淵非、備位而已。人主耳目之官、任風憲、諫諍之責。一曰君德、嗣遺以及朝廷、得失民事、休戚而無不隨事、繩糾以裨治理、其任若是、甚重其職、不可暫曠。故使之課日詣臺、不撤論、啓其法意、何如。而昨年一年、仍無詣臺之負、臺廳不免長鎖牌、台徒歸文具。如是、則設置臺、淵果何法意、甚至歲首、賓造。

無一人入參、揆以國體、寧不寒心。自昨年正月以後、山林及在外、與實有故、外兩司諸臺、令政院捧現、告并施以譴罷之典。何如上曰：依為之。○傳曰：八臺之年、不宜深責前都憲宋冕、載特為分揀。○吏判金道喜、辭疏尾引私義。金魯敬事答曰：天官特除、意豈徒然。卿勿控、辭即為入、來行公至。如私義云、自有先朝聖諭、今何可更提乎。○戶曹卞記、江界稅、蓂之例、年分送於政府、諸上司、即朝家優禮之典、而上納之例、在歲內、因或違越、則見今、蓂錢之徑、歲懲納事、未前有揆、以事體萬、駭然、該府使李濟完、罷出、事傳曰：允。

事體所在不可罷職而止該府使李濟完今該府拿
問處之可也○傳曰吏判疏批之後又以在外言者
何也既無連累又無遭罹而以飭以諭褒如不聞分
義道理果如是乎秉執乎違拒乎固當嚴加處分而
亦有斟量者○吏曹判書金道喜姑先下義禁府推
考○以金道喜囚單子傳曰禁推分揀卽為嚴飭牌
招如有違牌勿為呼望○左議政鄭元容劄曰昨聞
度支以江界麥餉之徑歲愆納事啓請該府使斥罷
之典繼伏見批旨判下者聖念特軫事體以罷勘之
猶屬輕典至今該府使拿處臣不勝欽誦之至朝廷

之所重者事面也外邑之奉行若法例也江邑貢麥
之自戶曹分送政府上司朝體曹例意本不輕過臘
愆限曾有是身為守土之官墮壞至此則不職著
矣罪何辭臣亦不敢為寬恕之論而第念此守素有
治名且蒞任未幾翔耳今若徑逝則重貽迎送之弊
於邊塞吏民○朝家懷遠民重邊州之政不無參
量者存臣謂該府使李濟完姑仍前職使之戴罪察
任矣答曰此事實回朝廷事面而卿既以民邑貽弊
為言故惟不得不依請許施而常時不飭之戶判特
為重○嗚其諒悉○吏判金道喜奉牌傳曰此吏判

事誠未可知也於法於例初無可累故必欲以無累
處之而乃欲自處於若有所累者何也更以前牌催
開政○政院啓曰吏判金道喜特教嚴飭之下一向
奉牌無意入來事傳曰昔在正廟相臣中亦多有此
吏判所處相似者而未聞以此自引亦未聞以不為
自引非之者豈或今又處義加於前人而然乎况故
相之不欲自引於正廟者此吏判乃引之於予乎然
削流放何所顧惜而高如是則反使之作為處義也
更不欲以此吏判去就為飭牌去來勿為入稟○諭
副直司宋來熙處伊尹之訓曰後彥迪後傳說之命

曰俊又在位周公之書曰不齊義德泛容德此古昔
盛時代天工而明聖學者必在親賢尊德而先之也
惟爾承屢世嫡傳之緒受十年禮遇之隆處一世師
表之高淵源克正歲月滋久而宜咨訪治道資輔學
業側席而求之如渴况予學未造極治不德志其
欲汲之遲之於此而罹致者何嘗一日忘乎中也士
之讀聖賢書學聖賢道者奚但高蹈於世狎善其身
哉將以窮經明理致君澤民也故爾祖先正文正昔
在寧陵感際贊化成務兼濟聖世至今為朝野表準
士林之矜式爾亦宜取文正之輔導我先王者斐迪

予小子故粵自嗣服之初合其情然竊然望其輔予
勗予而屢^次招^次近之際不免淺誠而薄禮五六敦勉之
謗徒悖虛文而備具予所親賢尊德之義尚愧其蔑
如耳然今月正之晷漸長日三之講始開以爾愛君
愛國之誠豈可回東岡之坡莫予肯顧乎喬木之世
德宜念生芻之輿望方切爾其勉回初心期於不日
造朝宥密予基命緝熙予典學同心協贊毋孤予凝
合之望焉左承旨俞章煥製進○諭副司直成近默處自爾膺
選之後以謗以批敷予心腹者凡幾遭矣邱園玉帛
避心莫曰白雲蒹葭悵想曷既夫為國必資於賢士

獎德尤貴乎世臣昔我宣廟盛際爾家先正左右輔
導嘉猷格言國史書之國人誦之至于今照耀人身
目而爾以先正之孫克此先美養德山林狎抱遺往
所講者君臣之論也所究者堯舜之道也豈可狎善
其身不怠所以徃濟致澤之道乎眇予冲人叨承隸
大之業非不願學而學未造緝熙之域非不欲治而
治未見猷志之效若涉大津茫無涯畔此時之所蘄
望而倚心者惟在於碩學宿儒竊然來息成就予德
以啓我无疆惟休而苟求其人捨爾伊誰予之所期
望於爾者若聖祖之期望於先正則爾亦曷敢不以

先心之而以事聖祖者事予乎側席之念惟切而東
岡之遐志彌堅招旅之禮雖勤而空谷之白駒難繫
每使十行衷詔徒掃一時文具職由予誠意淺薄而
然歟每自愧歎而亦不能無慨於爾也見今春晷漸
長講筵始開後爾慙然品予而迪予者不啻若飢渴
于中爾其勉日造朝頂任以啓沃薰陶之責將就我
典學宥密我基命毋孤予虛行凝合之望焉

右副承旨洪養

錫製

○諭副司直洪直弼處夫士之讀書窮理不惟
高尚其志康濟一身而已將以贊治道而資斯世也
向來徑造之選予意有在謂當幡然而起無孤疑行

之望豈料歲已再周而一問邁々教貢園之玉帛靡
舉在郊之干旄愈邈願予誠淺禮薄內省慚恧然而
惟爾宿德邃學穿着脚跟蘊抱徑術洞見性命之源
深究禮義之奧自少至老造詣精深為士林之宗
匠朝野之仰望弟欲先覩與予冲人方當進學修業
待賢弘切之日捨爾勉徑成德之士而更何望其開
發啓沃之益哉見今三陽回泰萬化方升正宜晝日
頻接攷々靡懈之時也講對之席方興嚮德之誠杲
切斷々苦心惟在必致茲將十行庸敷心腹亟回選
心亟矢邁軸之路贊治猷宴闡杞心之章勿復以固

守東岡而高蹈庸副予渴望焉同副承旨此○左相
鄭元容辭疏荅曰慎節惟用奉慮亦是棄境例證非
有形現之可論則豈可以此言去而此時又豈卿可
去之時乎予之托付何如卿之擔着何如民國事勢
之艱虞又何如而卿乃以此時請去乎前席而諭諱
悉予意而今茲疏陳大非所望亟斷未章益勉爾亮
以副予責成之至意○吏判金道喜辭疏荅曰卿具
勿辭殫誠平允○吏曹卞記春川府使李頤病未赴
任云惟未知病勢之如何而催促之下有難等待罷
黜事傳曰此倅之呈進實病乎規避乎抑有情勢乎

此卞記遠給使之卽速辭朝○圻監李若愚狀啓副
司果成近默處別詢則以為臣猥被收錄恭承恩諭
驚恐震惕罔知容措第伏念前後隆旨雖出於典學
求治之盛德事而在賤分則壹是欺慢為難貸之罪
至於去就有不可論况素抱怵中之疴隨時蕩動今
亦精神失守屏息泥首惟方命之誅是俟而然猶曲
貸則永絕檢舉無復羈縻俾魚鳥之性獲全生成是
為千萬大幸云事○副應金穰根疏畧卽伏聞日前
徑遣官洪直弼封章到院而政院諉以不書年號直
為是却云設令儒賢疏本或違格例其在朝家禮待

之義固當微稟呈徹而况此事自是儒家故規原不
可以違例言者乎揆以事體踈忽莫甚臣謂伊日在
院承旨并施譴罷之典仍以此意更下別諭期於敦
召之地宜矣荅曰政院事極為驚駭請罷輕矣施以
譴削之典敦召事亦好矣○圻盜書目果川呈以副
司直洪直弼疏曰臣於再拜秋猥陳一疏冀禘匪分
之任而聖度色荒曲賜優容批旨隆重德音洋溢曾
不終歲復有中丞除命誤恩荐降驟躐無漸虛糜丰
歲雖幸卸免見帶請御未蒙并解臣兢慄蹐踏久而
靡定願以糞土賤臣未敢屢瀆宸聽泯默俯伏恭竚

謹罰之加不圖茲者守土之臣臨宣聖謨辭旨肫執
迴越尋常此列朝所以尊寵宿德招徠名碩之故事
而今焉施之於千萬醜辱之身臣以榮為罪且惑且
疑不省所以自措也夫徑造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
養君德而願今典學一事尤急先務有不容時日玩
愒是乃興替汚隆之所繫也其責全在講官非徒陳
設章句用備顧問而已將使朝夕左右輔翼薰陶以
成就君德則固宜博訪抱璞懷寶深明帝王之學者
以當時職其為任之綦重何如哉且竊窺祖宗遴
選之嚴尚諭前修望實之隆其所以替衰代天之神

化鼓鑄太平之盛觀俾朝廷尊宗士林興起是豈偶
然哉苟非其人上不宜虛授下不敢冒膺如臣庸末
靡所尚似而承誤襲謬然充數朝家視以常例自
已處若倘來因循苟且靡所度動不進不退跨歷年
歲以致荐辱台命是上下交失而國體所以日輕也
且今禮羅廣張彙搜巖穴為殿下奮發志氣益勵大
業禮說命遜敏之義懋周頌緝熙之功亟開幾日之
造不停三晝之接討論明理揚扃治道心法政教粹
然以唐虞三代自期有以感服臣民之志則疇不敢
欣動色于進身以對揚休命乎是所謂千里之

外應之者也如臣等輩亦足昌有也哉臣曾伏讀聖
批若曰選甬以啓沃之列縻甬以風憲之任豈止為
資飭儀文而然哉是固出於循名責實之聖意臣於
兩者無以效一日之責則亦豈容一日安於所不能
安乎惟有遵述朱子請納具官茲為臣究竟法耳昔
文康公臣金昌翁嘗歎虛偽之弊在儒林補甚以學
未通方好爵縻身為病至作詩以警世臣每三復灑
然若聞晨鍾今乃坐在裏許不克掉脫安得免徃哲
之罪人臣靡敢飭讓矯誦以弋取辨爵祿之高名願
以盜天誣世自欺：人不惟有違賤臣平生守身之

義抑將仰累聖明尚賢之政黃流注於尾金華衣被
於木石詎不取千萬人一握之笑乎昔漢帝下詔求
賢令癯疾者勿遣誠以人固賢矣而若迫耄嬰疾難
以筋力為禮則勿用強策在賢者猶然况不賢者哉
今臣臨筭危端待盡朝夕而間哭運理精魄適喪因
之荐患痠瘡形神欲離牀第運用亦莫自力詎可效
宋臣萬適輿疾赴召竟死旅邸貽諫於千古乎非常
之寵非可以得踴分之合非可以濫冒憂愧交極
直欲無生臣情到此亦云窮且慙矣程子嘗云食土
之毛而為王臣而不往邦有常憲今臣義分歿

罪戾彌積揆以邦憲合被鈇鉞茲敢力疾披瀝冒死
哀鳴伏乞聖慈亟施方命之誅仍命永刊逆籍以卒
天地生成之澤千萬大願臣無任震越祈懇之至臣
草莽愚賤不識事體妄效昔賢章奏不書偽諱之義
年例上本亦不書清人年諱而聖度涵容不施乖越
格例之罪故今茲上章一遵前規矣喉司之臣以具
違式而還給、固宜然臣不忍變其素守仍舊無
改恭俟嚴誅聖明之賜察焉竊附朱子貼黃故事敢
此微陳臣彌增惶恐云、荅曰甫之又為辭英良由
寡昧之誠淺禮薄無以招徠買德而甫以山林讀書

之士豈無君民之願乎爾疏中堯舜自歸之說可謂
要而不煩而愧不能其要耳矧今春暑漸起郊坰
無遠如得爾幡然起造出入經席則豈不有資於朝
夕啓沃感服民心宜在於是予所望於爾也承宣
事才因堂疏而聞之予驚駭已為處分而爾何有
所引乎○謹劄現告右副承旨李公翼
同副承旨徐元淳
二月上護朴倚壽疏請致仕答曰引年雖曰禮經告
退何太愬然○備邊司以許榮為統制使○忠盜金
鼎均狀啓副司直宋來熙處別諭則以為臣病伏窮
鄉萬念灰冷之中不料倅臣傳宣敦諭十行溫綸寄

意隆重尤以講筵將開令臣不日造朝此實造化之
盛舉而但臣非其人也黃流注尾正儻彩之施瞽盲
者未足諭其乖直豈非可賊可愧之甚也臣誠惶實
不知所以為計且自前冬眩暈之崇祇今增劇欲起
還什夙夕洗滌以此危喘寧望蠢動伏地驚戰只俟
速慢之責而心事○以金祖根為舟師大將○有政
以趙咸永為庫邊府使○有政以徐戴淳為吏議進
士李嗣謙今超通政回榜人依定式加資○兵曹州
記宣傳官許燁舉措駭妄言語狂謔殆若失性狂易
者然有不可直諸侍衛之職為先汰去令該府拿問

事傳曰允既云狂易不必拿問放逐鄉里○上護朴
倚壽疏請致仕荅曰前批已諭卿向為君是苦思者
臣許退非容易事也○觀象監今日十二日初昏白
氣一度起自西方天際直指天中而為月光所射不
得詳察啓○十三日初昏西方所見白氣為遊氣所
蔽又為月光所射不得詳察啓至二十○行晝講十
日二十一日○護軍成遂默因試牌陳疏荅曰此豈
永作情勢之端乎○傳曰試牌引義曾有禁令惟於
疏弊略加批 而事體則大不可仍以前牌催促○
觀象監今日二十一日初昏天氣清明衆星呈露詳

細看候則西方所見白氣起自昴宿度內天苑第五
星傍直指參宿下天廁星上長可六七尺廣尺餘狀
如彗星之尾距極一百二度三更後西沉二十

所蔽不
得詳察

○備邊司啓凡大比科試之時禁條自有著

式應赴亦有成冊而即見二所入門與收券單子則
額數相左至為百餘此必是無難冒入全不察禁之
致也科弊令飭前後何如而儒生出入之際蕩然至
此法徇所在豈容若是當該不能禁飭之禁亂入門
官并令該府拿問勘處更即擇送俾為按法糾察何
如傳曰允○觀象監今日二十三日初昏昴宿度內

所見白氣詳細看候則漸移北方見於天苑第四星
傍而長廣形色與再昨无異距極一百度三更西沉
啓二十四日全○行晝講二十四日○傳曰原任直沔徐有薰
檢校差下○傳曰明日還宮時貢市堂上辛貢市人
宗廟前路待令○觀象盈二十五日白氣比前似減
漸移向北距極九十七度三更後西沉二十六日全○
春謁太廟○以洪在詰為都承旨○觀象盈二十七
日白氣為游雲所蔽不得詳察二十八日漸移向北
而長廣形色與再昨无異距極九十五度三更後西
沉二十九日全距極為九十四度三十日形色比前漸減而根底入於游氣而在天儉星傍○

傳曰奉朝賀金履陽回榜日宴需令該曹從優輸送
三月觀象盈天陰星傍所見白氣比昨漸微旋為游
氣掩翳不得詳察終○景祐宮展拜初三日○觀象盈
初四日初昏白氣比昨尤減形痕若存若無不得啓
候啓○上護朴倚壽疏請致仕答曰雖曰至恩何太
遲遲回倦意底意也○全盈徐箕淳辭疏答曰重藩
豈可以暫病徑進况今歉餘懷保之時乎○吏曹生
負姜忠永進士柳韓今超通政回榜人依定式加資
○傳曰奉朝賀金履陽二等樂賜給仍為宣醞進士
金炳冀朴齊寅亦為賜樂○傳曰新榜進士金炳冀

取近初仕官教作軍令該曹口傳擬入使之承候○傳
曰新榜中有年過八十人依回榜例五衛將口傳單
付以入○回榜老人金履陽姜忠永柳輅入侍○華
城幸行日十五●傳曰往道官洪直弼送前敦台屢矣
聞其家在於露梁云龍鳳翥亭小駐時欲為召見遣
史官先諭其意○傳曰儒賢所在知在輦路所往之
邑擬於始興行宮近見以慰平昔渴想之懷遣史官
馳往先諭其意於往道官成近默處○史官書啓往
道官洪直弼以為臣曩叨恩諭冒上弊本干瀆宸嚴
恭俟方命之誅不料聖度色荒曲賜優容特降溫倫

策勉隆摯臣誠惶頂感激莫省攸措重以銀臺之臣
由臣之故而至被嚴譴處久過重臣彌增慚悚直欲
鑽地而入而不可得也臣家近輦路而時值展陵幸
行將擬披曳病軀瞻望羽旄粗伸犬馬之忱矣千萬
不自意簪筆之臣臨宣聖詢思出常格臣獲攀九頓
愴悅震越不知所以獲此於聖明也帳殿近聘即祖
宗朝尊寵名碩之異數而施之於蟻蚋賤臣、無能
為役于前人而敢諉前人之所已行唐突呈身無所
顧忌則詎不辱朝廷而羞當世乎臣雖迷頑亦具彙
性每朝瞻出日暮倚橫斗自不禁爰戴之誠况今玉

輅將戒恩召鄭重宣不欲起膺威命仰覩皇之先
而臣十數年來屢經死病右眸偏盲隻眼亦難辨物
左體成痺跬步不能自致近又疝積闕肆往之昏絕
以臣視臣亦不猶人以人視臣當云如何縱或不言
寧不內愧於心乎臣不死不活贅疣於世無毫髮裨
補聖化而徒以虛名坐辱恩禮至於斯極臣怵惕爰
惧病上添病危喘凜凜若將就溘將何以筋力為禮
乎情窮勢迫無望進身泥首屏營惟俟嚴誅云矣○
傳曰昨下傳諭意謂幡然及見附奏大失所圖君臣
之間尚阻一面常所悒悒想望適值輦路之過門欲

遂醇見之誠即亦夙宵側席者則雖以東岡固守之
志豈不思踰垣閉門之非儒者中道乎茲遣近臣偕
耒卽為隨詣登對事遣直函金始潤傳語于徑選官
洪直躬仍與偕耒○直函金始潤書啓副司直洪直
躬以為臣日昨附奏猥陳癘病實狀冀蒙聖慈之矜
諒矣塞輿耒臨行殿近臣又宣聖旨所以開誨策勵
俾之進身者丁寧息惻靡所不至下階耒之命是
何聖明誤假恩禮於草莽垂死之喘至於斯極哉惶
駭震悸罔知所以容措也臣竊量已分麋鹿之性未
免怵惕於天門尾走之頁不合薦登於清廟目下病

形危屬萬狀常若晷刻不保詎敢議到於陳身就列
哉君令臣行天地之常經而臣之重拒威命王章之
所不容惟願遍被法義之誅而已云矣○傳曰甬之
如是晚、誠意慮之外也惟以列朝故事言之前後
儒賢之行宮入對亦多矣况甬所居與駐蹕之處不
過百步之間則如是牢執亦宜義分乎予方立俟即
為登對以副予至切之願甬若不入予當不發甬頃
思之、、、仍傳曰此敦諫遣左副承旨更為傳
謝期於偕來○左副承旨徐憲淳書啓副司直洪直
稱以為臣咫尺行殿坐違名命罪合萬殞惟金木是

俟銀臺之臣又宜聖諭促臣登對誠誨諄篤鈇鉞不
行而異恩涵濡此殆臣命卒之秋也願今拜陵有期
而緣臣之故以致禦衛未啓晝景向晚臣罪尤死到
此地頭他不暇顧今將忍死匍匐進詣於行宮門前
以請進退之命靡敢效往哲進對之義惟願歸身司
敗服終始違傲之罪伏乞聖慈俯加體諒先收偕來
之命俾安臣分焉云矣○史官書啓副司直成近默
以為賤臣於病伏昏瞶之中顛倒衣裳迎拜恩命恭
承聖詔則賤臣居住至煩睿念寵之以平昔渴想許
之以行宮晉接噫此實聖朝故事所以優禮山野之

人以便進身之路者非如臣塵穢所堪承當也臣之
從前不敢承命者非地之有良限即義有所株守故
也殊遇迥出尋常而處義宜無異同則惟有虞人之
危且不往而已病亦餘事而臣之所患怔忡遇事蕩
動前後所陳臣安敢欺也况復近添風眩頃直之志
如欲勉強自曳則形神相離言動駭人失措於天
貽羞於清朝亦非細故寧被誅殛之典不敢苟幸計
亦不敢支辭煩猥茅將離次伏地遙望羽旄而感罰
是俟惶質因措云矣○傳曰前昨敦召之後意謂相
面甚喜今見附奏殊用悵然俄於鷺梁暫接儒賢賚

慰予心爾之邁、非所望也擬於回銜之後當下別
諭爾其幡然改圖出入講席以補寡躬之不逮事更
遣史官傳諭于徑筵官成近默處○十五日上御龍
曠鳳翥亭召見徑筵官洪直弼上曰聞盛名久矣無
由相見今始見之喜幸何喻直弼奏曰臣空疎蔑裂
萬不猶人靡足以備顧問而資啓沃且犬馬之尚已
過七耄疲癯殘疾待盡朝暮殿下何所取於臣過加
恩禮至於斯極乎臣萬、不敢冒當而迫於嚴命冒
沒進身矣上曰年數幾何直弼曰臣今年六十八矣
上曰學問之道聽聞其要直弼曰臣素無學術專昧

學問之要無可仰對而竊嘗聞往哲諸論學問之要
祇是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三者而已朱子亦云學問之道莫先於讀書窮理讀
書窮理莫貴乎循序而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
而持志是為、學之節度也臣聆伏獻竊聞殿下
頻聞往筵喜而不寐閱月停講則憂歎忘食不惟臣
心乃爾羣黎百姓莫不皆然蓋目下悠、萬事莫急
於典學聖學之成就國家之安危咸係於典學之勤
慢也殿下身上有五百年宗社之重下有億萬世
子孫垂裕之艱固宜夙夜兢、惟恐荒墜厥緒而其

所以承先啓沃之道專在於勉強學問必須慥、孜
孜如飢欲食如渴欲飲方可以緝熙光明若悠、泛
泛遷延玩愒則何望其日月就將乎閭巷匹庶勉學
自修者猶當惜取分陰况帝王之學乎一日萬幾之
餘差不及時進修補勉誠勤則將何以成就君德乎
即今國勢岌岌有累卵之危生民困悴有倒懸之急
天怒於上而災異荐疊人怨於下而騷訛胥興然殿
下誠能恐懼修省則人力可以幹造化其轉移之機
惟殿下之方寸也九疋異不生於將止之國而必生
於有為之世故宋景公一言熒惑退舍近日上天示

警乃所以仁愛我殿下，信能應天以實則是以
以回災為祥其要在慎，只在敬天畏天以
故唐虞三代聖主賢臣交相勉戒者動必稱天朝夕
只見天長在眼前以至動靜語默常若有赫然下臨
非僻之心自不敢萌敬畏之心自不敢息書所云顧
諛天之明命詩所云天維顯思皆此意也夫人君天
也殿下東方之天也法天行之健自強不息豈在講
學明理惟殿下懋哉，程子陳戒於時君曰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委之時少則可以變化氣
質薰陶德性賢士大夫易踈官官委易親寡不能

勝衆正不能勝邪是為今古之所通患也殿下終始
典學專心致志不廢三晝之講幾日之對則自不違
於親昵近習豈非朱子所謂遠耳目之細誤誤國家
之大計者乎維持此心莫如學問，之工貴不間
斷，則並與前工而棄之豈不可惜哉此所謂聖
人之心純亦不已也昔召公進誥於成王以誠小民
為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而臣謂
勉聖學當為疾敬德之本伏願留神體認焉且列聖
我東之堯舜也欲法堯舜當法祖宗，朝謨訓尤
為親切講筵之暇燕閑之中時取國朝寶鑑彙編錄

二書帝：閱覽則必多警誅蓋觀法近則收功易非
歷代史乘之比也即所云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
傳授祖宗之心法亦允在茲不可以不先講明也上
曰祖宗謨訓之云尤好當服膺矣直弼曰必有服膺
之實千萬仰祝願殿下實心實行實聽實政懋厥終
始焉上曰今茲引見太忍卒惟未得開講而當待寧
宮更為敷召必出入講造可也直弼曰癘病垂死不
能蠢動前後附奏即是實狀靡敢矯飾以若危喘無
計進身聖教惟極鄭重萬無承命之望矣又奏曰強
策盲瞽扶曳跛屨冒昧登筵固以為聖世之羞恥而

一覲耿光粗伸義分惟即日退填溝壑更無餘恨矣
臣退伏田野差聞聖學日隆聖德日新卓然為千古
帝王之標準則當與鄉里父老贊頌太平萬歲鼓舞
於田野之間矣○親祭健陵頭隆園○史官書啓徑
造官成近默以為賤臣坐犯違傲之罪冒陳情病之
實而泥首路次惶感之踪若不省望旄之喜有不敢
息偃私次投身僧舍恭俟嚴譴千萬不自意聖度包
容息諭復降山鳥獄色增輝臣之感息服罪跼天躋
地罔知死而文字煩瀆極知猥越而竊擬收召神魂
追伸叨謝之忱云矣○傳曰闕里祠遣正卿酌獻禮

○傳曰昌嬪才嬪宜嬪近岭君海昌尉墓遣內侍致祭○傳曰讓寧大君孝寧大君永昌大君墓文正公趙光祖祠板青海伯李之藩故學士李昇故相臣柳灌鄭維長鄭太和姜碩則墓愍節祠遣禮官致祭梅谷明昇鷺江四忠、賢書院遣承旨致祭○傳曰奉朝賀洪鳳漢內外祠板遣承旨祭致清原府院君金時默祠板遣道內守令致祭○以留都大臣趙寅永狀啓白衣一漢擲入闕門事傳曰聞極驚駭令捕廳各別嚴嚴不飭之兵曹堂即與守宮大將與從事官并罷職待還宮捧傳旨○傳曰朝官士庶年七十以

上令留守分等賜米出傳明日境內儒生當應製試取矣○華寧殿酌獻禮○東將臺夜操○水原應製幼學沈厚善直赴殿試○以健陵頭隆園西獻官以下別單傳曰健陵西獻官左相鄭元容終獻官右相權敦仁並熟馬一匹賜給贄禮、判徐熹淳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執禮李任在大祝李裕元陞叙典祀官以下賜賞有差華寧殿贄禮、判徐熹淳內下豹皮一令賜給執禮任百秀大祝金英根并陞叙典祀官以下賜賞有差○傳曰今距正廟御極為四十四年祇謁仙寢感慕倍切謹稽正廟癸丑推恩於英廟侍

送諸臣而時非英廟御極為十八年則以今較昔合
有示意之舉遠事正廟人中法從抄啓以上并加一
賚窮者令該曹遣曹郎別賚細米存問以示予小
子式遵之意○傳曰雖非正廟朝侍從人遠事則及
於英廟事具稀貴判中金在昌遣曹郎賚細米存問
○傳曰今年即惠慶宮嘉禮之恰滿百歲也祇謁仙
寢感慕采切洪奉賀祠板雖已致侑本家人中不可
無記念者工曹參議許通前牧使洪徽榮除授○傳
曰禮房承旨金學性加資○傳曰前待教李裕元檢校差
下前檢閱李裕元趙秉駿別兼春秋差下○傳曰遠

事則同何論文武况將臣自別乎護軍李惟秀資任
聖臯資金煥嘉并各加一資○傳曰因此思之年迫
七耄之宰臣謫籍已徑歲其罪亦不過不察之失合
有參量之配罪人安光直以傳特為放送然則不可
同罪異罰原州牧洪說謨一體放送○有政上護金
箕殿金履載加崇祿大護宋冕載加崇政工判金熙
華加正憲行護尹尚圭加資憲申緯加嘉義副護李
義榮加嘉善○左相鄭元容辭疏答曰卿之前疏已
為萬、不當之舉予之前批又悉萬、不可之義則
今此再辭亦萬、不然矣卿之三條所引予則曰無

一襯着卿何不惠予所以畀付眷遇之至意而一向
歛退為計乎愕然之至未暇長語亟斷末章益勉補
佐之方○傳曰日昨於謁陵之路得與洪徑造官相
接矣此時懷想於爾當復如何哉况今春序已晏講
造當開而同朝甚喜齊君之實心也虜招俊入殿后
之至治也茲又悉諭爾其即為幡然以慰予夙宵如
渴之想事遣史官傳諭于徑造官宋來熙處○傳曰
日前輦路意以為得與接見及見附奏大夫所圖而
已過畫停更謝無及此心悵然當復如何而况復洪
徑造官召見之後注想於爾尤為倍切茲更敷心告

之爾頃幡然起造以慰予側席之思事遣史官傳諭
于成近默處○傳曰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
既見君子我心即降行殿暫接亦可慰也但百官軍
兵無以許久停駐草、酬酢尤用悵然而多少諫勉
之事于予心實有感茲歷屨日不能忘也造退時亦
有申、諭告而見今春序已晏講造當開此有倍於
前日未見者爾頃強起頻入徑席以寡躬之不逮事
遣史官傳諭于徑造官洪直弼處○傳曰既無端緒
之可覈又無賊贓之見擬則難以原律施行捕廳罪
人崔寬裕日前事移送秋曹使之嚴刑三次後遠惡島

限已身為奴○有政以李賢者為江界府使○史官
書啓往還官洪直弼以為臣猥服非常之寵命弁髦
株守晉封行殿乃以不自之身膺賢者之托將啓儒
門呈身之捷徑其為傷聖主則哲之明滋朝野瞻矚
之惑果如何哉非直賤臣卑露醜者自速無巖之誅
而已曾不筦日簪筆之臣臨宣聖諭徵台又復鄭重
德意愈益恩至實出於好賢禮士不遺遐賤之聖意
而竊恐所施非其人如臣愚陋何所藉手而猥膺斯
舉哉祇緣臣行已無素純盜虛名上誤朝家之恩禮
倫序之重有足以增欺天踰今之罪也臣靡敢毫髮

矯謙以取辭兵之羨乃其區、秉情實有百不堪勝
而萬不獲已者豈謂鑑之明猶有所遺照耶且狗馬
賤疾有未敢仰溷宸聽而闕歲瀕死近益添旣宛轉
牀簣鬼事日迫尸居視蔭危喘凜凝雖使臣為在朝
之臣萬無自力趁承之望天日並臨臣焉敢飾讓哉
謹矣少間收名精神更入文字申籲而違慢之罪惟
矣鈇鉞之誅而已云矣○史官書啓副司直成近默
以為臣退自還譯之路不勝惶惑之忱謹於二十一
日因縣道終上猥越文字矣迺者未及登徹而恩詔
已降史官又復儼臨溫旨若是備摯臣 拜伏讀五

內震越噫臣之不稱之寧每以陋褻為懼不敢痛陳
而悉暴以致天鑑之未燭恩眷之愈誤而臣所以報
答者不過庸人不注之義私室席藁之舉而已此臣
罪之逃死不得者也至於心動之病即具辭躁而驗
此亦臣莫可昵侍之狀惟願依疏亟賜處分使欺天
負國者知所戒焉以此意轉達幸甚云矣○左議政
鄭元容右議政權敦仁聯疏畧曰昨伏見傳教下者
有捕廳罪人崔寬裕嚴刑為奴之命矣寬裕潛入宮
城之罪固宜窮覈用律而其端緒之無著真贓之無
捉特推好生之德俾付惟輕之科臣等欽誦而第念

莫嚴者宮禁也莫重者法律也謹考皇明律例擅入
官殿門者止杖配越皇城者抵重辟蓋擅入則雖同
而以城以門於入於越之間定律之輕重懸殊可見
制法本意之謹嚴於防患也此漢招辭謂泛水實而
入則非擅入也即潛越也况臺譯已啟禁籞方衛有
非平常時例之比者乎不可以端緒真贓之有無遽
為參恕於傳生之律崔寬裕更令秋曹嚴覈用法恐
不可已矣答曰執法之論固為切當而但念罪人端
緒不露贓物未執則悌之失性無知賈合罪疑惟輕
故特貸一縷者有卿等其諒之○副司直成近默疏

答曰予方以未得相見為悵歎爾何以長往不返作
義諦乎史官之曰又見附奏之邇益失所國第今
陳勉之言足察愛愛之誠予豈不惕然于中爾之勉
回遄心予日望之○春到記講居首幼學韓容惠製
述居首生負孝 洙日次殿講居首進士權應夔并
直赴殿試○刑判尹尚主疏辭進階答曰今番恩典
而重在於循述何可辭也本職許通○冬至正使興
寅君最應副使李圭祜書狀官趙鳳夏入來
四月史官書啓副司直宋來熙以為臣於春初附陳
情實於縣道恭俟違傲之誅方切兢惶不料簪筆之

臣更未傳諭德音隆重恩意崇深如此異數一直難
堪况前後頻仍者乎臣誠感激震越直身無所臣雖
迷多猶知君命之不可俟僂而屢違恩召不敢承膺
者誠以狷滯之性咫尺之守終難移改從前控籲竭
盡所蘊而無餘矣今何敢徒費蔓辭以瀆聆聽哉顧
臣所患宿疾視前有加兼於今月初有妻之喪玄殯
在家卜地營葬當為次第而添呻委頓無以自力了
辦况望為遠道之起茲乎昔朱夫子以其家間喪葬
之設請辭召命蓋宋朝仁厚之政盡其軀下之道故
臣下亦得以輸其情矣臣亦竊附其義免係細鎖仰

請慈覆敕此冒陳伏乞哀憐賜赦而收回召旨俾安
賤分千萬祈懇之至云○備邊司以趙容和為開城
留守○親行太廟夏享大祭○備邊司以尹致定為
義州府尹○左議政鄭元容辭疏答曰以卿平日兼
國之義陳病請急至再至三世非予委畀托付之至
意也然而面相持有欠敬禮暫時均佚亦無不可所
辭書中之任特為勉副俾便卿調養之節卿勿以目
下釋負或忽進輔之誠○吏叅前望閔致成落点○
式年文科取幼學柳光睦等 人○新及第金慎
根金永爵洪鍾英依法典陞堂上○副司直洪直弼

疏陳勉答曰所陳諸条無非先聖先賢格言之論而
至於史咎惟省之說尤為痛切著明予用感歎當作
箴戒所可愧者不能致用於經席之上日聞啓沃耳
○傳曰麻提督之後孫始有科名在朝家軫念之道
豈與李提督家有異乎新榜出身麻夏阜宣傳官作
窠除授○傳曰別兼_{金並}所帶校理許遜○傳曰此
家伸暴之後其子科名良用興感新及第尹定鉉弘
文校理除授待唱榜牌招察任○永禧殿展謁儲慶
宮毓祥宮延祐宮宣禧宮展拜○備邊司以李容鉉
為濟州牧使○校理尹定鉉疏臣生才九齡先父構

禍臣雖蒙駭無所省識未能效緹縈吉泐之代死而
惟見臣母號天隕絕隨而號哭而已及夫知思稍開
得家有傳聞始覺其為古今所未有徹天徹地之至
冤極痛母子相携泣血窮山載覆盆而不見者三十
有五年矣為人子知其父至冤極痛而既不能刎身
而下從又不能劊刃而索薰暴先志於照臨之下則
臣今萬死何足以自贖也千萬不自意乃蒙我太母
殿下如天德無微不至燭特降復官之命丹書照洗是
及枯骨是豈覆巢餘生所敢望哉曾未半載母又見
背子一身無所依靠人生之至頑忍最不孝未有

如臣之甚者也母臨沒戒曰汝父之爵秩依舊吾
亦不為不瞑之鬼汝宜出入塲屋以奉荅殊恩之萬
一也臣既不忍負棄又竊以得充縫掖之列為自幸
至於科第幸占非所期也又千萬不自意唱名之初
我殿下念及先故不遺其孤是教曠絕迥出尋常論
之以伸暴繼之以興感仍授臣以弘文館校理瞻聆
所及莫不滄滄况在賤臣當作何心臣竊自伏念臣
先父弱冠釋褐即蒙我正宗大王不世之遇置之顧
問之通列許以密勿之聖眷不啻如家人父子之親
而照之姿特達之知有國無朋孤立許之由是臣父

感激生平而矢心而籍手只此八字也於是乎天鑑
雖通而風浪易觸於睚眦世故多端而戈鋌久蓄於
談笑及至庚申崩圻之交萬事已無所逮而臣父之
必不免臣父亦自量之矣雖然臣父不欲奉身而退
為自全計者即惟追先帝報陛下之意也噫此誠何
等時也臣父之愛息又何如也不擇夷險生死向前
者蓋所聞先王之志事奉一初於清明而羣猜衆憾
雜然而起滔天之禍作於俄頃嗚呼天下寧有是哉
臣欲詳陳其顛末乎則瀆擾其悞泯默而息乎亦非
臣情私之所能出臣父所坐始不過漢文楚獄之一

引喻其意只出於朝家處分之或恐有過差耳曷嘗
依稀彷彿於背公護邪之科為言者多而轉成難明
之誣仍陷不測之律究竟海島千里抱冤入地則固
千不近萬不似聳息不相及之荼也生前之冤枉如
彼死後之幽菴如此而世未有以一言卞白者此尤
臣誠孝淺薄未能見憐之致也苟非大聖人日月之
明洞照而深察則臣父之罪名雖已蒙宥臣父之情
事終未獲申而聖言一下重於華衮百世在後可以
有辭况聖心之興感在於昔日之際遇則我聖朝則
哲之明益有寬開而臣父亦免於付托不效之責矣

臣祗奉恩言悌告家庙臣父有靈必將以今所蒙被
有符於昔日之際遇含恩戴榮於九原之下矣而猶
之以感泣也臣雖即日溘然萬無所恨非生之世
縻粉隨結所可圖報也感激洪造不遑他顧祗肅思
念粗伸微忱而前以臣處地業已泛官者亦多自廢
臣乃赴舉而媒榮不待人之說笑而自知羞愧况今
臣父之寃已雪臣身之至願亦畢矣惟有退田廬歌
詠聖澤將此身心以奉塵刹為不報之報也至於見
帶職名固萬：不欲當者亦不欲覩倭諫伏乞聖
慈俯垂鑑諒俾臣血願不勝幸甚臣不以見職自居

而向於賓筵亦無所懷之仰達持被多日有愚衷之
焯：者茲敢附陳臣在本館始伏覲正宗大王御製
弘齋全書刊本春邱錄中講學之文經史講義五十
六卷以外有鄒書春記魯論夏傳曾傳新錄等書無
非所以闡義理講治法也猗歎二紀寬蕩之化其本
在於此惟殿下經、緯史終始典學之方豈有外於
聖祖故事哉臣以陰釁而失學何敢為仰達啓沃之
言而思造如天圖報無地茲以聖祖事為獻焉惟殿
下懋哉：：答曰先卿事朝家之所洞悉何待更辦
所陳切實當體念矣爾具勿辭察職

五月親行夏享大祭○傳曰飭已施矣定配罪人金
流根趙錫龜并放○傳曰今年即甲子嘉禮後恰滿
百歲而既謁園寢肇行函享小子愴慕當復如何聞
洪翼靖公祠板將以親盡遷云載述正廟情事豈
可無仰體之舉乎亦已稟承慈旨翼靖公洪鳳漢特
施不祧之典○以永興本宮後麓等祠補等時看役
等賜賞有差○政院啓曰即見兵摠府州記以為黃
海道載寧居民總角李鎮榮為名漢謂以有冤欲訴
自宣仁門擲入云不飭之兵摠府堂上從重推考即
廳并拿處事○傳曰完昌君卒逝後大院君兆孫方

在幼稚無以將事云祀例所重何拘常例今春曹問
于本家宗中以撰祀可令人指名報來仍令當日內
口傳付軍職 次對右相權敦仁啓注書之必待面
看後交替自是臺后法例而注書金翊鎮未知向來
有何事端何患無交之道而不顧法例擅離直次事
未前有且凶後弊注書金翊鎮施以罷職之典政院
始不能校例嚴防又不為啓辭請罪亦極未安當該
承旨捧現告一體罷職何如上曰依為之 注書李
參鉉疏引答曰爾亦有失罷職 成均館官貢以同
知事意啓曰臣承命馳詣泮宮問其空齋之由於諸

生則書進所懷以為伏以到記之或多或少諸生之
或出或入故也而堂上以到記之羸循數日前投囚
事知守僕及食堂直下隸矣罪是代諸生見囚也伊
時東西齋儒方欲引義之際旋即放釋通諭於諸生
故不欲輒生葛藤舍默至此矣不意昨午又忽以到
記多數東西班首施以停舉之罰班首被罰豈是班
首之過哉即諸生之事也以諸生之事致罰於班首
則諸生被罰自在其中矣到記申飭前後非一而替
囚下隸施罰班首未有如今番之甚者也廉隅所在
被罰之輩不敢冒入食堂以此引義於堂上若解罰

勸入自可妥帖而不此之為推之於兼堂少無勸入
之意諸生情勢深於一節既不得遽入食堂又不敢
偃處齋舍相率留接於泮邨蓋此本意亦非捲堂也
非欲空齋也事勢所使自爾至此云矣敢啓傳曰齋
儒之泮長自有師生之義除非名義之凶曾或聞因
泮長而有捲堂之舉乎賢函士趨良覺寒心固當嚴
加處分而亦有深量於不屑之教者以此詳細曉諭
即為勸入○傳曰即見捲堂所懷泮長事誠可訝也
食堂之或多或少此非硬定之事則今以到記稍多
至於班首施罰云者豈不有欠於權輿之義乎此不

可不一問其實大司成趙雲澈招致啓板前問啓以
入○政院啓曰大司成趙雲澈招致啓板前問之則
以為即因泮儒捲堂所懷至伏承問啓之命惶悚震
越靡所容措臣取見捲堂所懷則有若并以負教多
少罰及班首而實與前後事狀一切相反蓋食堂之
各書到記自是雖中古規而挽近流弊全不修舉故
臣果屢度提飭慢不聽從先因下隸次罰班首者只
出於申明舊式屢改謬習而已臣惟沒公穀亭或以
或多或少較計於賢回養士之地乎捲堂所懷措辭
臣實莫曉嚴教之下因知攸違云矣傳曰觀此問啓

泮儒所懷之實狀誠可駭歎而欲為處分則反傷事
面予非不洞燭而然也自今以後食堂到記復舊例
必令各書以為洞革謬習之地泮長別無所失使之
退去施罰之兩班首實有不能檢飭者并停舉以此
傳教付之食堂譬上可也○左右捕廳啓目判付內
此事惟不可不一番盤覈而端緒既無疑眩頭員又
為脫空則更無可問之情在囚人并即放送所謂李
萬瑞所告皆悖虛妄渠等以誣人無辭自服則當用
反坐之律而重蝨亦不足責自本廳押送該道嚴刑
三次遠惡盡減死為奴為良如教

六月傳曰前郡守南芝菴今日政復職擬入○差金
學性為有司堂上○都摠府啓曰本府摘奸牌二部
內一部則摘奸時傳授郎廳一部則每日換牌矣再
昨日換牌之際橫中一部不知去處不勝驚悚多般
搜覓幸得推尋雖未知何人之作奸必是府隸輩所
犯伊時大廳直及隨廳書吏等為先出送捕廳使之
窮覈嚴繩臣等常時不能檢飭之失惶恐待罪之意
敢啓傳曰知道當該入直堂上并捧現告施以罷職
之典○左右捕廳啓曰謹依都摠府州記批旨該府
負役并為捉致摘奸牌作度情節多盤窵覈則書吏

禹鼎錫等所招一辭同然皆為發明大廳直金景祿
差役數日初無可疑朴在根多年隨行而所告內今
月初一日飲酒爛醉至於惹鬧之舉則入直堂上嚴
飭逐出仍為除汰故翌日復飲乘醉入去府內瞰其
堂上之廳坐潛入房中開櫃偷牌藏之庫舍矣初六
日失牌發覺後負役等搜覓不得而初七日仍存身
役使之眼同搜納故始覺醉中所犯而摘奸牌不敢
直納暗自移置於西上房退軒礎石下沙土中竟為
負役等搜出云矣偷牌情節渠既自服以么麼下隸
舍憾於汰役有此作變事未前有誠極痛駭移送秋

曹考律勛處書吏等別無可問之端并分揀放送事
傳曰允○備邊司啓曰日前都摠府卬記批旨有當
該入直摠管捧現告罷職之命摠管李應植李儒常
已蒙罷職矣罪人之捕廳查招秋曹幼供皆云初二
日偷出則初二入直之摠管論其所失謂之較緊則
猶可而副摠管李存敬以當日入直狎不入於現告
中特教罷職何等悚惶而不為現告晏若無故者事
體道理誠萬一駭然此不可但以罷職而止副摠管
李存敬施以譴劄之典何如傳曰允○以公州查連
前後判官李玄緒李昂李魯後閔靖頭洪明
變洪著變李聞榮李寅亮李最在并拿

問勛罪逋吏李陽玉令本道梟首警衆因觀察使金
鼎均狀聞右相權敦仁遠奏定集○傳曰罰已施矣
昨秋日次講時停舉諸生洪秉壽趙憲
變李敦相并解罰○右
相權敦仁劄曰卽伏見公州前後判官金吾照律州
記者援照柳移舉蒙流配矣引年先劃實有乖於正
收正支則王府議讞固當如是况正供既悖特蕩道
臣亦皆越捧則諸倖勛寃安得不重論而第伏念當
初道啓綠於文簿之無微劫始年条罪犯輕重俱無
未歷極不消詳且其本實非如並守犯逋之科卽是
幾多年未營與邑之所治襲謬規而今以中斷之階

梯不備之查案凡徑此邑遍施此律揆諸綜核之政
不無過重之歎如蒙鑑裁安徐具流配只以杖奪施
行而以此事追後就囚者并照此例則實有光於大
聖人欽恤之德云云荅曰所陳甚好實合平允之意
依此施行○日次殿講居首進士洪原鍾直赴殿試
○以成遂默為都承旨○戶判李光正疏荅曰重任
豈可輕遞卿其勿辭行公○以李熙綱武為承旨申
觀浩通望

七月兵曹啓曰科舉放榜時例有紅榜目徑唱名後
積置庫中者以其有御寶所重不敢如汗漫休征之

尋常取用法意即然而今聞曹屬輩謂有已例私自
散賣如有一分畏憚寧有如許變恠言念紀綱萬
駭痛臣之常時不能檢飭不勝惶悚該掌吏隸并即
查移秋曹照法嚴繩之意敢啓傳曰允○戶判李光
正疏通○有政以金興根為戶判○因兵曹紅榜目
徑查實後刑曹草記傳曰重者刑配輕者刑懲○兵
判金左根疏通前望朴岐壽落点○吏判金道喜疏
通前望李光正落点○傳曰檢閱洪祐健陞六○備
邊司以徐熹淳為水原留守○戶判金興根辭疏不
許○戶判金興根再疏辭職尾陳仲兒臣應根現係

宣惠即官本曹之於該廳為兼管衙門文簿咨覆動
有相因則在區、情理有難一日恬冒云、答曰此
惟非法典所載而既以私義為引合有體諒所辭本
職今姑許違○戶判前望朴永元落点○因別並被
打於院隸事刑曹回啓傳曰掖隸院隸之聞闕匪今
斯今其在官府一體之義罪在掖隸則當罪掖隸罪
在院隸則當罪院隸矣今以查案觀之其起劑在院
隸被打在掖隸則烏可不以其罪：之乎院隸中首
倡三漢并嚴刑二次遠惡地勿限年定配其餘三漢
及不飭之都隸嚴刑一次永削院籍曾聞院隸以加

出為名作拿閭里者甚多云知申各別查櫛量存名
色其外濫牌并遠取可也

閏七月刑議李根友疏曰臣百無肖似未堪任使而
偏被洪造有踰涯分向在邊邑未效一日之責而特
蒙承宣之占遠徇吞司愆之佐貳恩出託藉感極銘
肺而其性本執滯識又寡昧司訟重務自知無堪早
晚償誤料必難免果於日前有中訶訟民朴成玉稱
有當捧之債於司養院吏崔命錫呈訴本曹要其準
捧臣於赴之日兩造查實則本非給債即因難技勤
成債券而訟庭自服至於納俸故謹依律文所載施

以刑配之典同場雜比之漢亦為依律杖治本事顛末不過如是匪意興寅君最應謂其僱屬右袒成玉投去訟隻及其僚吏李蔚膺謂以成玉之刑配由於兩漢之恣惠私門杖傳經至死境侵誣訟官舉措乖當夫如是則法司無聽理之望刑官失用律之路私室干訟已非羨事貽羞法曹亦凶後弊此專由於臣之人微望輕見侮至此將何以抗顏赴公復對曹屬而其在公朝亦安用如許法官為哉茲敢短章自列仰讀崇聽伏乞聖慈俯垂鑑諒將臣訟帝亟賜鑄印俾為人臣不職者之戒焉恭曰果有是也萬一駭然

疏辭令在堂稟處甬不必為引矣○次對右相權敦仁所啓因刑議李根友上疏批旨有令在堂稟處之命矣取考秋曹訟案則朴成玉之初非徐債而雜投成券明目暇夫賭博財物法有當律則該曹決折事理允當而興寅君之為僱屬地干涉官訟已非羨事况勒謂彼詐之恣惠溢施私門之杖傳訟官受侮猶屬除事國法擅壞乃至此極其在嚴法杜弊之道不可以秩高宗臣直而勿論興寅君最應施以譴削之典近來奸徒之設局欺騙強禦之勒債侵虐弊今滋盛在、成風無告于民莫可聊生是宜到底搜探

嚴懲痛禁而似此無理之舉往、沮托掌法之地反
懷避謗而全不欲事、詞訟何以得平法紀何以不
顏奸習何以懲畏民生何以支保乎以此筵奏前後
申飭非一今不少更煩糸陳而自今各別廉察所在
摘發賤者依例照律有班名官爵者章記重勘無或
掩置以為、殘民行惠之意嚴飭法司何如上曰依
為之各別申飭可也○備邊司以林永洙為東萊府
使○傳曰前興寅君最應蕩滌叙用○傳曰興寅君
最應令該曹口傳單付以入○秋謁太廟○備邊司
啓曰頃以三道保米之弊有所遺奏而元結錢中量

宜作米以當保米實摠結錢作米之代以錢收捧於
保額便否仰請收議于時原任大臣將臣戶惠堂備
局諸堂矣領府趙寅永以為軍保納米非古法也有
身則有庸有土則有租即係不易之制而今反責租
於身故名實不稱而百弊輒興惟有良吏揀之無術
一保所納名為六斗其實則倍猶不足歎歲穀貴價
踰十倍夫以至賤之役至貧之產責之以十倍則奈
量事勢其何以堪由是之故一捧此庖流離相徇苟
無一番度通竊恐納保於邑畢竟無民而後已其推
剝征斂之急愁怨切迫之苦有足以上干天和則臣

謂此法不改國非其國今此端揆筵奏之軍保則以錢代米結錢則以米代錢者惟其節目條例之未及消詳大畧是捨此不得之最便宜者也今之議者必曰數百年遵行之舊法不可以猝乍間更張以致社弊生弊而結民之呼寃又當朋興共言似是而細究裡面恐不如此者也法令既嚴民戶多實故猶可以期會磨勘而以今較之一切相反若膠守仍舊之說不思時措之宜則不幾近於立規而故乎結民之以米代錢易動浮言而此亦有大不然者元初均役事目之結錢磨鍊非以錢也即每結二斗米之代錢也

然則一石米價不過三百七十五文而今以保米一石價五百文計之則在結可謂有加而無損有何呼寃之端乎况保米一石則二名半所納而結米一石則約俾為十五結以外矣計價則高於元定事目計格則二名半與十五結以外多寡艱易不可同年而語且結之錢米遂便載在事目則費非新創也加歛也而足以使能萬保民援之水火之中措之衽席之上有何筵難而不為之乎至差軍多結少之是舉皆贖之而軍少結多之是必不贖矣然此一是言則贖不贖固宜如此以一語言則何者非是何者非民苟

利於均徭救弊之政則些少牽掣不足為大事之相
妨而立法之初亦必有參互損益務歸至當之道則
惟在於確見詳察以實心行實事而已在昔三手糧
之鈔行也結錢之設始也此諸此事豈不為極難慎
者而猶此斷然行之則保米鄰數不過一萬五六十
石耳何足有無於諸道納米邑時起搖二十五六萬
結哉臣近來病思短洪未能詳細備陳惟望聖衷深
加裁量亟命廟堂講究施行云焉

判府事鄭元容領
欽寧全祖根兵判
井改壽華留徐熹序大護全萬序戶參趙秉鉉如事
金道喜知救全友根史判李先正大護全興根李惟
秀任聖身判尹全煥前參判李完植行護柳基寧惟
泰道斗停行護近東龜州留趙容和江留權大胃議

同領敦寧趙萬永上護洪敬謀
病未獻議奉朝賀朴綺壽在外傳曰知道自廟堂更

為從長稟處○備邊司頃以長津府還舊作鎮事造奏請
詢於原任大臣時任將臣備局堂上曾經及時任道臣矣
領府趙寅永以為邑之沿革當視其便不便之如何元
無一定不易之規古史所載亦可歷數况如關西之間近
茂昌等四邑設置未久仍又撥罷則此專由於始也土
地廣闊人民多聚不容不已之以邑也及其地力衰而農
作不興民戶耗而村落皆虛則又難於操空名而受實弊
也今此長津設邑已為五六年之久遽加削刻在所審慎
而當初應役殆過三千到今入籍未滿四百以此事狀謂

之以才陞旋降為難則真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
以年內道啓觀之始以南關餉作錢一千八百緡限以十年
移劃限既未滿今以三水餉耗四百石不計移劃則是
久可行之勢哉臣聞設邑之法以本邑之出應本邑之用也
未聞藉他邑轉輸也設使邊門保障關係甚急則雖刮劃
內地經用猶之可也此則不然其邑其鎮了無輕重且今日邊
備非如中葉以上禦野人時故南關之移營罷鎮間多更張
則此不過以鎮還鎮而已似無趨避持疑之端臣曾奉按廉
之命足跡及目所過略悉此邑形便矣以其地則最高於國
中霜降甚早農作之節不過盛夏數朔故宜土之穀即火粟

耳年等數種也水田未耰非所可論雖有兩山間略干平行之
地舉皆沮洳歸之茅桑反不如絕嶺石崖之尚可燒苗也况
前之烈而焚之者舉皆童濯自邑治至黃草嶺數百里間
皆如是則他耶未見處可以類推若於草木暢茂土脈肥厚
之後伊時募聚未可料也今欲以幾箇歲月計限復舊云則
臣未敢必也伏惟云判府鄭元容以為長律本鎮也以鎮
還鎮更何疑焉臣自北藩還來才數年耳雖未得踰其境
而相其土形便事勢則略有領會者鎮界與咸興之間建一
官府以為捍蔽固似合於關防之政而丁未請建亦非專
出於防秋實邊之策也特以民戶多至三千訟獄檢束等

事有難委責於鎮將故耳然則昔之請建以其戶多今之請
革以其戶少其義則同而若其戶少之由則土力衰而農業漸
業漸艱也倉儲虛而得偏重也又其本則摠由於長吏之失撫
摩勞來之守而然也今其勢還鎮果為便而還鎮之後若如前
日鎮搆則固好今使官屬居民降以為鎮校士卒之役則易懷
厭避渙散之心草邑之後安撫綏保之政更難於建邑之初鎮
將另加選擇而付之然後可使餘民奠居矣云云奉朝金履
陽判府李義甲知事金在昌金箕殷病未獻議兵判朴歧壽
華留徐熹淳左叅趙秉鉉廣留李嘉恩知事金道喜戶判朴
永元知敦金左根吏判李光正刑判金興根上護李稷淵護軍閔

致成柳基常趙斗淳趙秉龜開留趙容和同知洪在喆都令成
遂默江宙權大省咸監趙冀永議同傳曰令廟堂更為尊處
八月以長津事保米事依收議施行事次對時右議
政權敦仁奏達蒙允○初九日以綏陵率行戎駕而
雨勢甚淫藥房再啓兩司玉堂劄子時原任大臣劄
子院議爭之今日異於他日不允○親祭綏陵心以
綏陵親祭時別單傳曰亞獻官鄭元容終獻官趙萬
永各豹皮一令賜給贊禮朴晦壽虎皮一令執禮金
德喜大祝李埈并加資以下賞賜有差○傳曰禮房
承旨李啓加資○禁府草記李正觀當為議處而取

見其原情則遽聞同氣之喪報不料僚負之遭故一
邊請審一邊經行雖緣情理之切惡竟到齋直之空
曠所當重勘而律無可據依近例施以徒配之典事
傳曰此與無端閹直有異定配過矣汰去可也○上
護朴綺壽疏請致仕答曰卿懇至此予雖悵然成就
卿志願亦為朝廷美事留疏屢日特許所請卿其諒
之○傳曰漢城判尹許遞李奎鉉除授○藥房口啓
臣等即伏聞永興府院君所傳則中宮殿滯候靡寧
已至多日下情不勝萬憂慮之至此時診察諸節
議定湯劑不容小緩亟許臣等率醫官入診亦許奉

院直宿之命千萬顯祝答曰朝已自內入診卿等奉
院直宿四時○傳曰永興府院君別入直○二十五
日藥房口啓請并直答曰知道○中宮殿進御安細
達理湯一貼煎入事下教○時原任大臣閣臣為承
候來待傳曰入侍○內醫院草記並直事命下矣臣
等自今日并直本院而入診醫官并侍令於差備近
處之意敢啓傳曰知道○傳曰藥房三調神佑門差
備近處移直○傳曰金炳集口傳付司勇冠帶常仕
使之承候○中宮殿進御一兩重人蔘粟米飲一貼
煎入事下教○時原任大臣以承傳色口啓請祈禱

答曰置之○傳曰禮判許通金興根除授○傳曰今日申時中宮殿昇遐于大造殿政院知悉○傳曰興宣副正是應守陵官差下○傳曰宮城扈衛○傳曰殞殿以歡慶殿為之○傳曰豐恩府院君別入直○傳曰訓御兩營中軍代主將司令○傳曰摠護使領府事為之○傳曰金賢根金炳疇尹宜善是應最應金蘭淳金左根趙秉龜金輔根金慎根趙秉夔金炳冀金炳準並宗戚執事差下○有政摠護使趙寅永殞殿都監提調金蘭淳金興根趙秉龜即廳鄭始容成載璜李秉孝趙冕鎬趙禮根閔致祿國葬都監提

調朴岐壽金道喜朴永元即廳金萬根權秉德尹庠一安孝根尹致誠金序教山陵都監提調洪敬謨趙秉鉉金熙率即廳洪運謨元錫周徐光奎韓珽教鄭冕朝吳顯甲魂殿參奉金近喜趙然天銘旌書寫官金賢根預差金炳疇梓宮上面字書寫官金履載預差是應殞殿都監都廳趙龜夏監造官金夔淳李源珣趙啓恒○傳曰再昨日遠碑政官吏參洪學淵並逆差○吏曹山陵參奉申櫝趙漢應○享官金賢根金炳疇尹宜善金蘭○傳曰興宣副正是應口傳付軍啣

九月有政以洪在詰為吏叅趙東龜為副提學○傳
曰直提學金輔根享官差下○院新啓惟我太行王
妃愆度既非屢月沈甌之崇乃是一時違豫之節而
醫官者苟能對症進劑時神明所佑豈無逆復之望
而渠輩全昧技方不能詳審院直兩日遽遭此凶極
之變普慟既切輿憤益激揆以拜憲有難容貸請其
時診議之諸醫官並令王府拿鞠正罪答曰依啓○
府新啓惟我太行王妃患候即一時微滯之症非有
源委之崇而醫官者苟能詳加診察對進當劑則神
明所佑可復天和而渠輩全昧醫方未奏神效竟於

數日之內遽遭凶極之變臣民慟寃去益激切揆以
邦憲有難容貸其時侍藥諸議並令王府拿鞠正罪
答曰依啓○傳曰魂殿以文政殿為之○政院啓即者
中樞府錄事兼言判府事鄭元容以為臣職在嘗藥此
誠莫效尚未蒙當被之律裏情轉迫求死不得走伏
金吾門外恭俟嚴誅云敢啓傳曰知道卿其安心勿
待命還第事遣史官傳諭○國葬都監都廳南秉哲
李宗秉監造官趙秉錫權用脩成鼎鎬金會明山陵
都監都廳趙徽林南性教監造官申錫禧尹敬圭李
正觀柳進翼○以醫官秦慶煥等拿鞠傳旨傳曰俄

者兩司啓辭雖已依啓辛巳之勸謹依丁丑聖教諸
醫官并安徐○賓廳會議大行王妃謚號望孝顯謹依
孝昭孝端殿號望徽定謹依永和懿安陵號望景陵謹依
哲陵熙陵○國葬都監謚冊文製述官鄭元容預差
金履載哀冊文製述官權敦仁預差朴永元表石陰
記製述官趙寅永預差金興根行狀製述官李光正
預差趙斗淳誌文製述官金蘭淳預差趙秉鉉改銘
旌書寫官金在昌預差尹宜善下玄宮銘旌書寫官
金左根預差洪顯周表石大字篆文書寫官徐俊輔
預差金學淳表石陰記書寫官李翎會預差朴岐壽

寶篆文書寫官趙萬永預差李若愚謚冊文書寫官
金道喜預差李奎鉉哀冊文書寫官朴晦壽預差李
穆淵誌文書寫官徐熹淳預差李嘉愚○魂殿都監
卽廳鄭始容趙禮根代徐灝淳鄭允容○以趙存中
為陪徃大將○國葬都監卽廳權秉德代宋在誼山
陵都監卽廳韓再教代沈碩奎○山陵都監提調趙
秉鉉禮曹判書金興根觀象監提調洪在喆初看審
入來○傳曰再看審時永興府院君進去○以徐左
輔為知申○傳曰和陵：役時奉道監司趙冀永加
資資監董以下賞賜有差○摠護使趙寅永領敦寧

金祖根山陵都監提調洪敬謨觀象監提調洪在詒
禮曹參判姜時永山陵再看審入來○傳曰山陵以
望穆陵舊基為之三看審後仍為封標○傳曰三者
審時、原任大臣豐恩府院君同為進去○傳曰今
番國葬諸道卜定務從省略而近來石儀漸大於補
編所載今番則一遵舊式事分付○摠護使趙寅永
判府事鄭元容右議政權敦仁豐恩府院君趙萬永
永興府院君金祖根山陵都監提調洪敬謨觀象監
提調趙秉鉉禮曹判書金興根山陵三者審仍為封
標後入來○副司果洪直再疏答曰國運不幸坤殿

禮陟兩慈殿止慈之衷無以慰譬而甫疏適至備陳
此時講筵之尤急寧用嘉歎當為之留念至於輓辭
製述在昔儒賢皆無辭必之舉則甫何以如是為辭
乎○傳曰行狀製述官以領府事改付標以入○山
陵都監提調金熙華減下其代以朴晦壽差下○山
陵都監丁字閣上標文製述官洪敬謨預差趙秉龜
書寫官金賢根預差金炳疇○魂殿都監即廳閔致
祿代洪義人○魂殿都監草記堂上趙秉龜職務相
妨今姑減下其代吏判李光正差下○國葬都監堂
上金道喜代金左根差下○傳曰外醫趙存璟議藥

同叅差下○接慰官尹穰○藥房口傳啓曰臣等昨日登筵仰瞻聖候穎斑明潤諸症祥順下情不勝達宵慶幸夜來症候諸節益有平順之效千臣等率諸御醫入診詳承夜間諸節不容少緩特許召接仍令臣等自今日直宿於差備近處千萬顯祝答曰知道入診當自內為之卿等不必入侍矣直宿處以內兵曹為之心叶○傳曰豐恩府院君永興府院君行護軍趙秉龜典簿趙秉夔別入直○進御活血湯一貼製入事下教○國葬都監草記三都監工役自今日為始依例停止事傳曰允○以藥啓答曰與朝一樣卿

等不必入侍○藥啓答曰與昨一樣○藥啓答曰與朝一樣卿等不必入侍矣

十月癸藥啓曰與昨一樣○進御加味歸茸湯一貼煎入事下教○答藥啓曰與朝一樣○進御歸茸補元湯一貼煎入事下教○藥房入侍時原任大臣永興府院君同為入侍○答藥啓曰與朝一樣初二答藥啓曰與昨一樣○進御前方鹿茸加一錢官桂加二分一貼煎入事下教○答藥啓曰與朝一樣○答藥啓曰與昨一樣○進御前方去官桂人蔘鹿茸各減一錢五分一貼煎入事下教初四○進御甘露回

天飲一貼封入事下教初五○告訃使沈宜升書狀
官徐相教出去○答藥啓曰少間當召接矣○傳曰
侍藥廳自今日撤罷三提調退直本院初八○傳曰
藥房三提調入侍時原任大臣永興府院君同為入
侍○禮曹啓曰皇天祖宗默佑陰陽大慶痘候不日
平復此誠宗社億萬年莫大之慶告廟陳賀頒教等
節即為擇日舉行何如傳曰允○以侍藥廳都提調
以下別單傳曰都提調右議政權敦仁鞍具馬一匹
面給子婿弟姪中一人初仕除授豹皮一令田二十
結奴婢各五口賜給提調行大護金道喜副提調行

都承旨徐左輔并加資各豹皮一令田十五結奴婢
各三口賜給別入直領敦寧趙萬永金祖根各鞍具
馬一疋面給子婿弟姪中一人初仕除授田十五結
奴婢各三口豹皮一令賜給行護趙秉龜加資田十
五結奴婢各三口賜給典簿趙秉夔陞叙田十五結
奴婢各三口賜給注書李參鉉陞六別兼春秋鄭基
世沈敬澤陞叙差備待令醫官金始中加資田十結
奴婢各二口賜給秦慶煥加資金景球相當朕除授
南正吉守令除授趙存璟六品職待寮調用侍藥廳
待令醫官等賞賜有差○有政以沈宜臣為京畿監

司姜時永為忠清監司○傳曰各司各負之待令者
並令退去○右議政權敦仁所啓向者三都監堂郎
差出政命違碑銓官已蒙特教違差矣原其情實固
出於未及周思而揆以事體誠萬々悚歎不可以事
屬既往置而不論前吏叅洪學淵叅議李時在并罷
職何如上曰依為之○傳曰藥房三提調輪直自今
日○啓勿為之初十日○傳曰別入直從便為之○傳
曰摠護使許副右議政為之○傳曰摠護使令該曹
口傳單付○吏曹摠護使權敦仁○藥房入侍十三日
○傳曰朝廷問安自今日為始間日為之十四日○備邊

司以成遂默為成鏡監司○時原任大臣請對十七日
○傳曰朝廷問安自今日勿為之十八日○領府事趙
寅永所啓臣於山陵改封標後方戶入來肅拜而仁
政挾門不為啓請以致許久遲滯揆以事體稽忽莫
甚直院承旨並罷職院吏令攸司科治何如傳曰允
坐直承旨並削職尹教成○傳曰自今日輪直撤罷
二十日○以洪鍾英為嶺伯○二十二日聖痘平復陳
賀頌教藝文提學○傳曰自今日藥房問安間日為
之○禮曹增廣設行事傳曰允○冬至兼謝恩正使
李穆淵副使俞星煥書牘官金鏞出去○傳曰更思

之予於今番不過貽憂於兩慈殿而已有何可稱之
慶乎增廣大涉張大以庭試擇入○知中樞府事金
道喜拜相○有政左議政權敦仁右議政金道喜頓
進使李奎鉉○左承旨李圭禔取土後入來○陞拜
李圭禔為都承旨○傳曰自今日藥房間日問安勿
為之心叶○傳曰今日國勢之孤危岌岌固無可論
而聘席之不備亦久矣况當有事之日益切得賢之
念而曠言在廷無出卿右既簡之心吾相已定雖於
靜攝之餘殆欲喜而不寐即以卿喬木故家輿望似
屬而德器之重厚也識慮之深遠也事務之通鍊也

持守之堅確也皆足以端委廟堂坐鎮雅俗則有不
待金甌之卜而僉議之詢故特畀卿匡弼之任卿須
體予至意勿以中書故規為拘即起視事輔予不逮
事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史官書啓右議政金道
喜以為臣以百無肖似之賤品伏奉萬不堪承特命
五內奔崩神魂遁越今於別諭之下尤不勝惶悚震
迫罔知依違云矣○金監徐箕溥辭疏答曰仙期既
在不遠何少如是引疏半○備邊司啓曰即者陽智
縣監謂以情勢至於啓罷矣雖未知奉事之如何而
該縣以極弊難治乃有另擇差送之舉則其在分義

道理固當殫竭做去而曾未幾稍強引微細事端欲
為因緣規避者大無朝綱不可仍置湯智縣監申應
模令該府拿問勘處雖以道臣言之不念擇差之意
遽爾論罷亦甚未安該道臣推考何如沈宜傳曰此
不過規避也所當施以即其地定配之律而若如是
則反使之適中其願何必拿勘原狀啓勿施道臣從
重推考○左議政權敦仁劄曰臣伏見日前傳教下
者以為增廣大涉張大以庭試擇入結又伏見禮判
疏批若曰藉曰飾慶增庭一也何必為豐亨張大之
舉乎臣固知我殿下以事屬聖躬過加謙約茲可以

欽仰贊誦之不暇而第伏念遇慶設科所以飾慶或
庭或增宜若無間而隨慶稱之大小制科名之輕重
即亦重事體也故肆昔我純廟乙丑因禮曹草記之
請設增廣始以庭試判下繼有禮堂陳疏諸大臣獻
議而竟許增廣設行夫以我先王克謙之聖德宣或
有一事之涉於豐豫而猶且開紉而曲循之者其不
以事體所重廷設有不可過者歟今茲之慶即乙丑
之慶也天命申佑邦運再昌列聖陟降之悅豫兩殿
止慈之歡慶以及蒞廷臣工匝域黎庶之騰誦蹈忭
者莫不媿休於乙丑則殿下亦安得曰有何可稱之

慶而不思續先王之鴻休先王之舊事哉然則今日增廣之設非但為重事體也即殿下繼述先王之大義諦也且以曠古莫大之慶既有昔年已行之例而乃殺其禮而小其慶選取之不廣焉則在事理固無謂而上下羣情之抑鬱復何如哉此又其非嘉與同慶之盛典也畧具愚見冒入文字伏乞聖明亟寢成命依初判付特幹禮堂之請為答曰卿既以繼述之意為言則予亦有不能自行者所請依施

十一月傳曰日昨別諭之後卿或有幡然出膺之意否耶予以寡昧冲冷御極行將十載于茲其所蒞任而仰成者惟先王委毗之耆舊大臣而不幸凋落無餘况今左揆獨賢之際得卿共貞豈但曰予心之充然有得乎抑亦朝士之相賀而庶民之加額者也卿若體御家先祖篤棊我英廟之睦至誠則寧可恕於君德國事世道民心之擔荷乎如渴之念一日為悶茲又申勉卿其諒悉事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史官書啓右議政金道喜以為臣自奉新命魂驚神奪歷日靡定繼以別諭特宣十行綸言眷毗隆至臣誠萬々頃越而顧惟濫分是懼至今泯默未敢為控辭之計迺者王人再辱荐承恩教辭旨之鄭重視遇

之曠絕愈往而愈擊至以臣祖故事勗而期之奉讀
未半感淚交迸臣雖糜隕結何以報答萬一第臣篤
於實無以仰承德意震駭惶慙即欲鑽地求入而已
有不敢煩辭張皇猥叨附奏謹當冒入文字仰祈處
分云矣○禮判金興根疏畧聖候節宣日奏強吉並
與間日起居而至承勿為之命臣適忝保護之列區
區慶祝愈往無垠仍念臣職在議禮有不敢以踈昧
寡陋自底泯默者今此大行王妃卒哭後殿下讌居
時白布裹笠載在補編自臣曹業已啓下矣然竊惟
念內喪在先卒哭後羣下進現既用烏帽黑帶而殿

下白布笠如公除後則是上下之服參差也本編傳
重服制厘正条又以練後黑笠載錄則一書之中固
已經庭而無論公除後練後以今杖暮讌居喪後黑
笠較看則反有重於傳重者恐於隆殺之節未必然
也况暮制公除燕居之黑笠在於其下受教呼寫中
並舉君臣之服而定之以白笠者聖意所在雖未敢
仰度臣愚竊以為當時纂輯諸臣不以禮意與時宜
反覆講究以致儀節之疑眩也閭巷匹庶雖以齋衰
具三年之制尚此以黑不以白况帝王之尊乎微變
微吉禮之漸也故羣下進現之服既寓微變之意則

惟於殿下笠制以其燕居所用無所差殊於時月節
次之際藉曰笠是俗制既為時王之禮則獨不於暮
三年之別無有存慎乎若曰殿下視事服即微褻也
微吉也燕居之服不與云爾則凡有召接之時殿下
其用視事服歟抑日用燕居之制歟且伏念壓尊處
服色自有其制而問寢視膳進見無時則又何以折
衷於斯須進退之間各得其至當乎臣以愚陋寡淺
固不敢妄有論說於莫嚴莫重之節文而竊附藝事
之義冒陳芻蕘之說伏乞聖明下臣此章廣加詢訪
於大臣館閣堂上在外儒賢務有以裁制之幸甚

曰服制之可疑果如卿言依所請收議○前知事金
道喜辭疏各曰卿於是職以為難堪稱而卿若不可
堪稱則誰有堪稱者哉卿本孝友之家承忠厚之訓
釋褐以來三十餘年外內著績不為不多朝野儲望
不為不久則予所特揀豈或私於卿而然哉一則為
國事也二則為國事也而卿乃如是英讓頓無擔當
直前之意實非眷注畀付之本心也費辭敦促亦涉
文具須悉此誠勿復控辭○傳曰別軍職李重根朴
性秀並減下○傳曰予於卿以諭以批鑿悉予意尚
未曉然耶此誠何等時也山陵未竣予亦尚未復常

而賓對之傳聞又幾月矣至於兩西之歎憂客使之
有期具係廟務之不容少緩而卿乃暇豫若無事時
一日二日沁泄至此誠不勝紆菀也予之所以取卿
者豈有他哉有器量而後可以昇拜辱之個而民國
之事始可為卿願非其人歟予則曰得其人而卿則
尚為之邁、此予左右思而不得其說也茲又不憚
煩複卿其諒之事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史官書
啓右議政金道喜以為臣於日昨冒控苦懇庶幾仰
格續聽劃賜擊禱及承批旨乃反獎詡之期待之殆
若古名碩招延之殊典荐奉聖諭又倚毗之敦飭之

若以臣之去就真有關於國事故臣尤倘悅跼躄莫
省攸為量而後入先哲攸訓死而不往虞人且然臣
執此義諦而揆之已熟守此微諒而決之已審擔負
至重而無稱塞之望眷注雖隆而無冒膺之路誠以
冒蹇慢之罪尚輕他日債誤之罪尤重故斟酌於公
私之間參互於去就之分屢違明命迷不知變顧其
心則亦惟在為國事耳然而恩禮由臣而下褻廉防
由臣而壞損此又何等時也而仰煩酬接之勞若忘
跼躄之義臣罪至此尤無以自贖矣情盛勢迫轉益
靡措不容少緩更以文字仰籲恭俟處分云矣○前

知事金道喜再疏答曰卿之再辭又何為也古之名
碩亦多不備例規者蓋時措進退如何得宜耳此豈
卿可辭之時乎良由予小子敬禮之不足而情志之
不孚也實予反躬慚恚而所望者即卿平日體國愛
君之誠不以身家自有為耳况今嘗藥之任在為自
別者予予不多誥卿須深諒○吏曹虞主書寫官閱
致文預差朴容壽○傳曰昨批已悉予意卿宜有變
動而尚此寥々何也大臣出處雖曰鄭重亦何嘗一
向邁々不思君臣之義民國之事乎願今朝廷皆已
寅協州郡皆已充實風俗皆已敦厚生靈皆已奠安

予設如是也得席不可不備况有萬可憂無一可恃
而卿乃視若苞籬不欲為敬器漏卮之計此予所以
坐卧不寧不致卿則不止也申論至此望卿即起事
遣史官傳諭于右議政仍與偕來○史官書啓右議
政金道喜以為申控哀籲未蒙恩諒旋下隆批尤極
曠絕勉之以時措之宜飭之以嘗藥之重而至於一
二句辭旨有非人臣所敢晏然承聆者臣方惶怖戰
慄求死不得迺又王人臨宣別諭開示則極其溫順
督厲則極其嚴正至以敬器漏卮論而責之仍有偕
來之命此又萬々踰濫於賤臣顧何人乃敢當此

趨走為恭即人臣之常節夷險向前亦平日之自矢也臣雖至愚豈敢忘事君之義而自有其身家哉况藥院之任臣月前占叨之地也仰惟節宣保蓄正在此時憧、戀慕有倍餘人亦豈敢暇豫自在久阻起居之班哉左右反覆終莫為承命之詐者區、微諒誠有萬不獲已者耳朽材非支厦之用尾缶非薦廟之器而忝據非據非分之位至重之任畢竟債認理所少至有萬可憂無一可恃臣亦不敢以聖教反不然而正以如是也故以臣庸鹵愚劣尤不敢膺此任也臣既自知甚明去就已決寧被鈇鉞之誅莫效駕

屨之義臣分於是虧矣臣情亦云憾矣為微末去就王人辱在蓬華尤增惶溢惟望必賜召還俾安私分仍治臣傲慢之罪云矣荅曰知道昨諭之後意謂卿有所感回矣即見附奏少無動靜予於是不得不為卿慨然也卿是世祿也舊臣也非如林下高尚之士則何可於八座卿月之列循例應公而獨於政府一步者作良限乎似此義歸予亦未曉也爾其更為傳諭期於偕來○史官書啓右議政金道喜以為臣以疏以奏干冒瀆擾凡幾度矣罪積如山罰甘嶺海聖度天大威罰不加今又重辱別諭課日斯降而勉戒

開導委曲懇到殆若慈父之詔迷子誠不勝拜命而感泣撫躬而迫塞也臣以世祿之家偏荷國恩所自矢於心者即夷險不擇生死向前而跡其本末不過以承順為義趨走為禮之小臣耳苟有才長尺能少可補報則雖蹈赴湯火磨放頂踵所不敢辭而至乃畀之以補相之任責之以齊亮之功則之任也之責也尤有非八座卿月之比萬：非如臣空踈愚劣者所可堪承也瀆擾之諒實在乎此百爾思量無改面之意萬被誅殛無冒出之望有臣如此生不如死衷情轉迫義分深缺方擬更入窠封以請慢之命誅伏

地隕越固知攸對云矣○前知事金道喜三疏答曰卿必欲以中書故事至再至三者亦覺太局滯矣此若為平常無故之時則固宜有三讓之禮節而此其時乎廟堂之夾贊在卿一起寡昧之篤禁在卿一起卿何所趨趨而若是逡巡乎予方側席而俟之仍傳曰此批答遣承旨傳諭仍與偕來○左副承旨吳取善書啓右議政金道喜以為臣荐陳之章仰冀格聽而蕪辭未詳菲忱未達字應愈迫而批旨愈溫臨宣之王人即喉舌之臣而眷禮尤有加焉十行反覆真若以夾贊篤禁之責深有望於臣者臣轉益慙感尤

不省置身之所矣匹夫相感尚有為之死者况臣子
之得於君父乎又况臣偏被恩造者乎願乃真然而
若不知感頑然而若不知變臣實知罪臣功自悼欲
以仰報則無可展之才欲以圖報則無可施之能其
將曰進有可為乎義有可受乎於斯二者無說可據
徒以感沐為藉則其於債誤何哉祗以貪戀為心則
其於忝叨何哉上而貽害於國事下而貽譏於當世
臣雖萬死未敢為此至若中書故事今非臣所可擬
議豈敢依樣大官以三讓為準也尤非臣所敢承當
也緣臣濫受朝廷之爵名既輕緣虛糜廟堂之機務

又滯况於此時一事瀆擾無非臣罪上添罪煎問迫
塞言不知裁惟願亟收借來仍治臣辜負之罪云矣
答曰知道得其位得其時而不欲有為焉不幾近於
自劃者乎予於卿自以為注意之深托心之重而卿
則一切若不聞不觀者然予之當：當如何也卿若
念及於此則必不待予言之再矣事爾其更為傳諭
期於借來○左副承旨吳取善書啓右議政金道喜
每陳一番賤私輒增一番豐數誠禮格聽而未蒙揆
衷情在訟愆而反歸謀寵今又荐下別諭以日為課
雖古厚德元臣敷勉之節未或踰茲恩禮之襲至此

而極矣得位得時存乎命有為無為係乎才際此千
一之會而未效尺寸之輔是豈臣所樂為哉有可為
之才而不欲有為常情之所少無也若其才不可為
雖欲有為不可得矣此鄙書所以有不為不能之異
若臣非不為也即不能者耳既知其不能而猶居其
位又少無之理也惜乎殿下所注意托心者施之非
其人也涉大川者必擇副手搆大厦者必討良工若
使不知操柁者任其濟則將有壑溺之患使不知尋
曲者任其斲則不免撓敗之危矣此時此任所係何
如而上豈可以輕施下豈可以妄膺乎與其既償

於後而因贖其罪不若慎之始而無貽後悔此臣所
以積違嚴旨而不敢進屢瀆棠聽而不知止也臣罪
至此萬殞猶輕惟願違伏邦刑矣各曰知道予欲更
為敦諭則諭已竭矣卿欲更為辭英則疏已備矣一
日二日下上相持徒損國體臣分而已此豈如是者
耶卿不聞王臣謇々之訓乎又不聞相須相體之義
乎卿之一向持重恐於兩此箇道理左矣予言至此
良覺靦然事甬其更為傳諭○左副承旨具取善書
啓右議政金道喜以為臣於感伏俟勅之中荐伏奉
聖諭下者誨勉則一切深於一節敦促則一日嚴於

一日恩言如綸愈往愈擊雖厥魚木石有足以孚感而臣實冥頑之罪靡改豈其全無彞性乃物之不若耶誠有甚不得已者存耳臣之前後陳籲據而為說一則曰不堪二則曰不堪雖其語少有異同本意則未或離此其不堪之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如人荷擔輕重自量雖以日月之明或遺容光之照若以臣可強而不之強者臣誠辭竭義窮莫知所以仰對而亦唯以前說申控為耳臣既斷不堪於時任欲承命乎則為欺君也欲有言乎必誤國也以至招物議連身灾皆不堪中出來如此而猶且冒進者天下豈

有是也王臣蹇、相頌相體臣嘗講此義諦豈欲自有其身而不以副求助之聖意哉耶可悼者即臣之不才耳以若聖教中二字數旨有不敢晏然承聆臣誠震駭惶怖求死而不得也恩禮至此而已褻儀則至此而采缺鷄鶩之饗終於眩轉執羊之觸莫以進退即是臣命卒之秋也人臣之罪慢為大國有常憲焉可遁也今臣區、仰新者惟在乎遠被嚴誅少存大體云矣答曰知道卿之尚今策讓非卿之及不欲據著則即予之不足與有為也雖然在予必致之道務積誠意而已矣事甫其更為傳諭期於偕來○成

均館啓曰臣聞居齋儒生捲堂所懷則諸生等以為
臣等俱以鹵愚猥廁賢館久沾膏義之化粗免守株
之見事關斯文義在必討則有容不泯默者近來人
心不淑世變層生有身任宣風之責而自歸亂逆之
科系出名賢之胄而甘作忘祖之人全羅監司徐箕
淳長城府幼學金邦斗是也臣等即接華陽書院再
到通章則箕淳於南原都會試士之場賦題以目無
全牛噫嘻目無全牛四字即斯文亂賊凶鑄詆辱先
正臣文正公宋時烈之句語也蓋宋文正編傳朱夫
子之學而時有賊鑄者乃挾隱恠之術敢生背馳之

論凌辱文正無所不至而其與人書有曰口中無完
物筆端無全人援用莊周之說曰殆如庖丁氏之目
無全牛而時名碩輩以此誅鑄多見於文字之間百
世之下誦法文正者孰不扼腕憤罵今者箕淳以此
四字肆然懸揭於多士之會者意豈徒然事有源委
與我正宗大王曠感於先正臣文正公奎麟厚道學
文章節義論以首倡絕學直尋正脉至於從祀之疏
批曰甫等今日之請即李文純李文成宋文正之心
也特許躋廡仍賜改謚又命其後孫直賢入侍任以
文集刊行之事財指內帑局設芸館特定校正繕紳

八有司又使兩南關西道臣及將臣守宰各助楮貨
必欲廣布遺文嘉惠後學蓋此顛末昭載於政院日
記經筵下教扶過棠儒之盛意孰不欽仰而泣誦哉
不幸遽遭庚申靡遑竣功仍為直賢茹恨而歿遺托
其姪履祖替幹是役矣不意履祖同念義分全沒倫
彛不嘗楮貨盡歸私橐一部遺稿竟不即播其子邦
斗素以癡蠢不思蓋愆惟思漫漶直賢之子若孫以
聖恩之孤負先志之未就力爭於履祖邦斗此雖一
家之事而有係斯文之變故喧播於士林以至宗族
鄉黨之責言並臻館學校院之聲討連歲終緣邦斗

之東西行賂前後阻撓迄今四十餘年了無印布之
期至有先正孫前正言金羽休去年冬疏舉而聖
批隆重至勤道查之命箕淳初不親報查事全委於
地方官鄭善教則善教本以貪鄙之流不顧君命嚴
重全昧斯文義理惟賄是求無所忌憚不取兩造之
招筆報一邊之辭則箕淳綢繆和應依此回移於禮
曹前禮曹判書徐熹以為此非查事體段更關本
道再查則既差查官旋即勿施甚至先正祀孫臺臣
父兄枷囚營邑控至七朔專事相制終不行查慢棄
朝令讐視斯文至於此極以此事而論之虞典方命

之強周刑校貸之誅箕淳善教難違當律以是華院
諸儒通論臣館方擬共討厥罪矣噫彼箕淳乃於八
月巡到南原之日接見華陽通章內懷憾毒無所逞
發即日試士特出此題夫以老莊之語命題朝家自
有嚴防箕淳寧有不知之理今乃逞憾之計無難為
冒禁之事者蓋以華院即宋文正公俎豆之所也故
引見鑄醜正之說隱然對待於院儒之攻已其所用
心至狠且險明是逆鑄之護性轉神也豈意聖明之
世有此斯文大變恠也嗚呼列聖朝禮遇兩先正也
侈而不感而環東土薦紳章甫孰不欲對揚試命闡

發幽光而么麼箕淳詖淫之行虺域之性不瀟於金
文正而沮戲其印集之事自絕於宋文正而侵辱以
試士之題如此亂賊有所容貸則國無以為國人
不
得為人矣至於邦斗則以賢祖之孫闡揚先徽之心
宜陪於他人而不念先王之恩有不士林之正論文
正之遺文將至湮沒而不傳此非但名家之悖孫亦
可謂斯文之罪人臣等以為亟推履祖乾沒之財竣
印金文正遺集承正廟朝特教之意方欲陳疏仰請
矣又有賊鑄餘孽箕淳之事出焉臣等不勝痛冤齊
聲明張而本館齋任俱有實故無由上徹於聽卑之

天以此情踪不敢晏然入堂縮伏齋舍恭俟處分云
矣傳曰完伯事真有是也海賢醜正厥罪何居然而
此若非病風喪性者萬一無此理矣况此宰臣為此
家人乎無心之中巧有湊合容或有之情之偶然而
有意者過把持無餘則不期為扶搨構成之歸而况
以先正遺集之查事延托捏合於道臣試題至及於
其時查官而臚列論斷直驅刁測則世安有完人亦
豈能以此服人心哉苟其不然予所嚴斥豈待爾等
言乎至於遺集行查事令該曹更為嚴飭行關使之
即速舉行以此曉諭即為勸入○傳曰泮儒捲堂事

予因以為太不稱當已有所洞諭者而科題之禁莊
老自有舊典則雖非大比之比以此拈出豈非率當
之甚乎全羅監司徐箕淳施以譴罷之典○左副承
旨吳取善書啓右議政金道喜以為臣坐遠嚴命殆
過二旬徒襲批諭凡十餘遭矣蹇慢之罪深切自訟
誅殛之典有不容貸而不圖包荒之德與天同大今
又重辱別諭至有人臣所不敢承聞之教臣誠愧悻
神懍隕越戰栗尤不省所以自措也臣欲更籲乎則
煩瀆轉益為罪仍默乎則衷情無以上達今到此地
回旋無路只有面陳衷愚以斬幸於萬一之恩諒不

得不抗顏暫膺而第臣震迫之餘舊病倍添見此委
委頓無以自力容俟調息始可蓬朝承宣之屢日相
守尤是臣惶況難進之端伏願先即召還云矣○傳
曰今見附奏則大臣不日造朝云為國事萬幸偕來
承旨還入以安大臣之心○成均館啓曰以批旨內
辭意曉諭勸入則諸生等書進所懷以為聖鑑洞燭
恩諭亟降臣等伏讀感祝事當承命之不暇而第伏
念賊鑄之以目無金牛四字詬辱宋文正昭載文藉
傳人耳目而徐箕溥之以此揭題試士適在見澤通
之日而其非無心昭然難掩且莊周本文則曰未嘗

見金牛而鑄賊斬章取之曰目無金牛則此非直莊
周之言寔是用鑄之語也臣等雖無狀豈敢抉摘文
字構成人罪仰瀆天聽乎今此譴罷之典但以莊列
懸題為罪而不治其侮賢醜正之罪則斯文亂賊將
自此接踵而起矣臣等俱以冠儒服儒之跡出入洋
宮義不與此賊並立於清明之世懲討之義既未快
伸則何顏復入於聖廟之庭乎聖諭之下不敢奉承
惶恐屏伏恭俟處分云○傳曰前諭已悉予意爾等
何不曉然又為再次所懷乎聖廟空齋何等事體而
尚不還入手予當更諭之矣今日此四字即賊鑄詬

辱大老之言則固然而若曰賊鑄自造之言則不可
莊周之本文既無目無二字故爾等認以為賊鑄自
造之語乎爾等獨不見紫陽書中有此語乎此不過
偶而拈題而罪是捏合烏能使彼無辭抑服乎設如
爾等之言彼固真出於掇拾賊鑄之悖說陰肆先正
之誣辱此果有一毫加損於先正一分利害於道臣
而然乎似此事理較然甚明則何又以若是屢煩乎
又設如爾等之言何必臆逢於然類之間摸索於形
影之外以自取誣辱乎今有一言可辨者自本館三
懸鈴行關於本道伊時解題及居魁試券從之謄上

以數其只引莊語與專引紫陽書與否後無草記
為可以此更諭使之斯速還入○以金景善為全羅
監司尹定鉉為檢詳鄭基世共○檢詳尹定鉉病進
○以李時愚為檢詳旋陞舍人南秉祐趙徽林通望○傳曰曰
山時永興府院君進去

十二月大行王妃返虞○以前慶尚監司李景在啓
本擊錚罪人金氏為其夫兄弟致死雪冤事詳查馳
啓事傳曰前府尹朴長拿問處之○傳曰朴長復勿
拘齋日嚴問捧口招以入○傳曰京各司廢貶勿拘
齋日限內磨勘○山陵畢後堂即以下入來○禁府

啓目向前慶府尹朴長復捧口招以入上裁何如啓
此囚道查既係濫刑致死則固當以原律施行而殘
酷之刑至於兄弟同日並命決不可以常例論令廟
堂商確稟處為良如教○備邊司啓曰禁府時囚罪
人朴長復捧口招啓目判付內云○稟處事命下矣
官長雖有分憂生殺非其敢專而今觀查案刑棍之
施備其峻酷竟致兄弟之同日並命念其慘毒不近
為濫刑而已究厥罪犯刑訊猶輕判付中決不可常
例論之之教固知出於重民命幾殺死之聖意而昔
在正廟以李汝節之處分極為嚴截始獲命詢及

于朝竟以奉事之因公罪止流配大聖人嘗以重法
之意有足以仰認者矣此囚罪犯極極酷本實則
既非私事國法則自有原律區區膚淺之見不敢擅
議於法律之外上裁何如傳曰此囚之殘酷殺如
彼之甚予為人君烏能無惻痛惋之心哉特以償
命刑訊不載法律故所以有詢問之舉而廟堂既如
此予亦無以自定但不可以原律施行則前已諭之
矣前慶州府尹朴長復特為除刑推邊遠竄配之典
滑原傳曰陪往承旨各半熟馬一匹
賜給史官各兒馬一匹賜給○傳饗歛時入參承興

府院君熟馬一匹面給○以三都監別單傳曰殯殿
魂殿都護使趙寅永權敦仁各熟馬一匹賜給提調
金蘭淳政金興根正並加資趙秉龜陞資屬耳熟馬
一匹面給李光正正都廳趙龜夏通並加資即廳成
載璜等並陞叙監造官別工作並陞六初銘旌書廡
官金賢根梓官上字書寫官金履載改銘旌書寫官
金左根各熟一匹面給宗戚執事金賢根金炳晴尹
宜善與完君是應興宣君最應金蘭淳金左根趙秉
龜金輔根金慎根趙秉夔並半熟一匹賜給金炳
薰金炳灑並陞六啓櫓宮時拔梓官官右諱及金道

喜熟馬一匹面給執巾執水者各加資窮者代加
長生殿提調各半熟馬一匹賜給印庫名兒馬一匹
賜給別者役外職除授魂殿參奉忠義不張弓一張
賜給國葬都監摠護使趙寅永權敦仁各鞍具馬一
匹面給提調朴岐壽輔國加資右議政金道喜熟馬
一匹面給朴永元金左根並正加資都廳南秉摺李
宗東並通加資即廳金萬根等並陞叙監造官別工
作並陞六虞主所監造官金漢益奉常正例差陞叙
表石誌石所監造官各加一資窮者代加贈謚殯
殿捧冊寶官贈王帛官左議政權敦仁各熟馬一匹

面給謚冊文製述官判府事鄭元容書寫官右議政
金道喜哀冊文製述官權敦仁書寫官朴晦壽行狀
製述官領府事趙寅永誌文書寫官徐熹溥表石大
字篆文書寫官徐俊輔篆文書寫官領敦寧趙萬
永改銘旌書寫官金在昌下玄宮銘旌書寫官金左
根各熟馬一匹面給誌文製述官金蘭溥虞主書寫
官閔致文嘉並加資輓章書寫官各上弦弓一張賜
給頓遞使李奎鉉陪往大將趙存中各半熟馬一匹
賜給從事官並陞叙各差備官乙丑年例施賞
別者役以下賜賞有差山陵摠護使趙寅永准敦仁

各鞍具馬一匹面給提調洪敬謨禕趙東鉉禕朴晦
壽正都廳趙徽林南性教通政並加資郎廳徐光奎
等並陞叙京郎廳金恭顯上弦弓一張賜給監造官
別工作並陞六李在周各加一資窮者代加贈玉
帛官左議政權敦仁執梓官兼覆土官右議政金道
喜各熟馬一匹面給封閉官金逸淵加資丁字閣
上標文製述官洪敬謨書寫官金賢根各熟馬一匹
賜給別者役以下賜賞有差相地官並相當取調用
京畿監司沈宜臣雜務差使負楊州牧使徐耆溥各
半熟馬一匹賜給都者役以下賜賞有差○曰禮判

金興根疏收議領府事趙寅永判府事鄭元容右議
政金道喜藝文提學李若愚同春秋金學性李圭初
直提學金輔根議同副司直洪直禕以為臣於病伏
垂死之中禮官臨門宣旨俯咨以殿下暮制卒哭後
燕居服笠制之變白用黑當否竊伏念笠制白黑宜
有三年暮降殺之分而補編所載橫圖中內喪在
先混用純白者反有重於傅重之服亦何違於羣下
進見時用淺淡服以從上服之意且與暮制公除後
燕居服黑布裹笠之定式編輯之上予矣視事燕居
服黑笠之文及五禮儀內喪在先卒哭前追見時黑

笠云者大相運庭而靡所厘正有不敢知者臣素
淺學識尤邁講禮雖在匹庶之身猶不敢上
下其論况敢可否於王朝之典禮乎且臣未曾以儒
臣自處則依舊是常布之賦固不可陪外庭末議而
重以疋癖宿疴閱歲危甌神隕精已幾沒者識縱欲
仰首動喙亦不可得左右思量竟無由仰對虛辱王
人臣尤死罪云副司直成近默以為臣之不學淺識
前後所悉暴而未嘗敢以儒臣自居故國有哀慶恒
然息偃矣迺者問禮之盛至及菊莢不勝驚恐惶隕
之至臣於王朝禮節尤野茫昧而今此御服白笠之

疑有非如臣等所敢與聞者也虛辱下詢深增悚
慄而已云前縣令宋來熙以為臣民無祿坤儀告闕
聖心悲疚寧有極哉繼又伏問王侯順經痘夏通域
歡忻而臣病螫邱壑未伸慰賀之忱伏辜伏愆恭俟
嚴勅意外禮官以殿下筮制傳議之命至及賤臣
誠惶實不知措躬之所也自顧義薄素昧禮學今於
邦禮之疑文節度何敢妄自論列以犯後載之誚耶
况又病痰神識昏潰無以對揚明命虛辱王人益增
悚惕之至云矣大臣諸臣之議如上裁何如傳曰
僉議如此一遵補編參酌定式施行禮曹居以謹按

補編參酌定式系則暮年之服公除前視事則白
布裹翼善冠白布裹烏犀帶白布心領白皮靴燕居
服則白布裹笠白布衣生布帶白皮靴公除後視事
服則翼善冠烏犀帶白布團領白皮靴燕居服則黑
布裹笠白布衣白布帶白皮靴事磨鍊矣原節目中
並依此改付標以入而公除後靴子則謹依正廟朝
受教以黑靴磨鍊以入之意敢啓傳曰知道○傳曰
前檢閱洪祐健別兼春秋差下○傳曰翰圖為之○
以別兼春秋牌拓啓辭傳曰趙然昌減下○有政謚
望落點領府事李相璜翼判尹姜世是濬禮判任希

存韻工判尹弘烈景兵判洪命周靖贈兵判趙宗文
麟刑判趙榮進毅左相朴宗薰敷右相鄭晚錫肅吏
判洪義俊徽贈吏判趙昱奉賀洪義浩憲吏判
趙雲達忠吏判朴宗來翼禮判李祖承翼吏判李光
文簡兵判金魯應獻贈贊成朴宗輔忠吏判朴宗慶
肅吏判徐有隣獻贈贊成徐有防辭吏判金華鎮獻
禮判金啓洛澈○以別魚春秋鄭基世沈敬澤金益
文碑不進罷職傳旨傳曰並別魚減下○翰林會圖
三点李裕膺李墩趙龜植取三人○大王大妃殿口
教曰京外自十三歲至十七歲處女禁娼貞 丁未正

月內收入○頌敦寧金祖根疏辭我垣答曰思殿虞
卒已訖益坊愴廓卿之病情非不慮而重任不可
輕違卿其安心調理○有政以曹雲承為大成李奎
初為黃海監司○傳曰洋長疏批已下即為碑拓洋
試使之限內磨勘○傳曰前後提飭果何如而關西
監司李 殿恩最果何為也通一路果善治乎道臣不欲
事乎將謂予無足畏憚乎歷日思之寧欲無言原
啓奉還下送使之改修正上送事令廟堂撥馬行會
○傳曰而西橫路全不糾檢一任遲滯不可但以紀
綱言令廟堂各別申飭○副司直宋來熙疏答曰予

於悼廟之餘疾病之後如得如爾讀書之士常在經
席朝夕啓沃則豈不為開善端之機會乎春序不
遠爾之幡然來造予日望之○定平府使柳得魯濫
騎驛馬事道臣狀罷○翰林呂誥趙龜植李裕膺李
墩○柑製居首幼學李教英直赴殿試○傳曰避土
窮鄉亦多有經行之士弓馬之技可合收用者而每
都目提飭徒歸文具今番則各別對揚事分付兩銓
○都政吏判李光正
兵判朴岐壽傳曰生民休戚專係於守令之
治不治今番勿以視同例飭各別畢差俾有實效○
傳曰向因臺疏聞金文正祀孫金年長令初仕

擬入甲平監李憲球辭疏答曰若以一待傳之教
作為辭免之端其於事面何如况多使當前尤何可
論於逆易乎○備邊司啓曰以先正臣金瑋厚祀孫
初仕擬入事昨有下教而及見政目惠陵參奉金著
中首擬蒙點矣春間因臺臣金羽休陳疏先正祀孫
立大中後已有收議判付則日前臺臣疏中又以祀
孫二字加之著中胡亂陳達致使莫重恩命反不免
上有錯授下有冒受之失揆以事體萬一駭歎惠陵
參奉原望簡勿施司直金羽休施以謹罷之典已下
承傳待祀孫年滿即為舉行之意分付銓曹何如傳

曰先

